

# 二十世紀華人福音信仰者的面譜—— 滕近輝牧師的思想和事工

梁家麟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滕近輝牧師可說是二十世紀普世華人教會最重要的領袖。他一生的思想和事工，既是華人福音信仰<sup>1</sup>者在此時期尋索回應教會內外的各種挑戰、掌握時代機遇、積極發展的一個頗為完整的歷程；而他的思想和言論，所參與締造的各項事業，亦塑造了當代甚或更遠的未來華人教會的外觀和路線。檢視滕牧師的生平和事工，我們便大致掌握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的面貌，或說是最好一面的面貌。

滕牧師在中國、香港、美國乃至全球服侍逾七十載（他在十餘歲尚未讀神學前已承擔講台的服侍），各方面的事工成就卓越；而他所曾宣講的信息和發表過的文字亦卷軼浩繁，整理殊不容易。因此，本文只能勾勒出一個構想的理路大綱，較周詳的論述或許得在往後的日子才能完成。

---

<sup>1</sup> 「福音信仰」一詞是滕牧師所喜歡用的，他彷彿較抗拒使用福音「派」的說法。

## 一 屬靈傳承：滕牧師的時代與滕牧師

在這部分，我們檢視滕近輝牧師如何繼承他身處的時代的不同屬靈和事工傳統，藉以塑造他的身分和使命。我們會分開四個段落：第一是他所承傳的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第二是他對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福音信仰和事工的繼承；第三是他跟二十世紀福音信仰（福音派）運動的關係；第四是他在宣道會運動中的繼往與開來。

### （一）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

筆者在教授「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一科時曾指出，影響二十世紀華人教會最深的有三個來自西方教會的屬靈傳統，分別是德國路德宗背景的敬虔主義（German Pietism）、英國改革宗的清教徒主義（Reformed Puritanism），以及源自衛斯理約翰的奮興主義（Wesleyan Revivalism）。這三個屬靈傳統都對滕牧師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滕牧師曾撰文介紹過敬虔主義和清教徒主義的歷史緣起和信仰特點，對這兩個運動予以正面的評價，稱讚它們對福音信仰教會的影響，不亞於宗教改革的影響。<sup>2</sup>

### 甲 改革宗神學

宣道會的信仰根基是改革宗。宣信（A.B. Simpson）原屬蘇格蘭長老會，並且是受這個傳統的神學院的正規訓練。他的信仰思想，要非受當代奮興運動的各種主張所衝擊而作修訂，便是沿襲改革宗的傳統。有趣的是，滕牧師也是改革宗的信仰傳統出身的，後來才加入宣道會。

滕牧師曾這樣簡述他的改革宗神學背景，並談到加爾文派跟傳福音的關係：

我在中國北方長大，我是山東人；山東省裏頭，最早來的宣教士，是長老會的宣教士，他們都是加爾文主義者（Calvinists），他們很努力傳福音，很積極傳福音，所以在山東省建立了很多教會。我的祖父因為那些傳教士的工作而信了主，後來作了教會的長老，我的父親作了長老會的牧師，我自己是長老會背景長大的，後來到長老會的神學

<sup>2</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台北：校園，1977），頁107~113。

院，在愛丁堡（Edinburgh）讀書受訓練。所以事實上加爾文主義者有積極的傳福音的表現。<sup>3</sup>

他認為相信預定論跟積極傳福音是不相衝突的。合乎聖經的預定論有兩個因素：一是對上帝主權的認識，二是對失喪者深切的關注。後者要求我們盡自己的責任，竭力傳福音。他說：「我這樣形容教會歷史裏面幾個很努力傳福音的人：在工作的時候，他們好像阿民念派；在讀經的時候，他們的神學觀念屬加爾文派，兩者在他們的神學信仰裏和實際的精神表現上，互相配合。」<sup>4</sup>

滕牧師在六十年代末曾與人共同翻譯赫治查理（Charles Hodge）的《生命之道》（*The Way of Life*）。<sup>5</sup>赫治查理是十九世紀美國普林斯頓學派（Princeton Theology）的代表人物，捍衛長老會的舊派（Old School）立場，激烈反對奮興運動（當時主要是第三波，Third Great Awakening）。赫治查理的神學思想跟滕牧師有許多差異的地方，但他持保守的信仰立場，反對現代主義（Modernism），特別是對聖經無誤的篤信，應該對滕牧師有影響的。這也讓我們看到滕牧師的改革宗神學立場的根基。

## 乙 敬虔主義

滕牧師雖然有清晰的改革宗神學傳統，卻也受敬虔主義的重大影響。他曾以表列形式指出敬虔主義的八項優點：

1. 注重信徒靈命的培植，追求與神之間的活潑關係。
2. 注重靈修式的讀經與祈禱。
3. 注重青年信徒的栽培與教導。
4. 提倡並推進平信徒在教會生活中的參與和事奉角色。

<sup>3</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給事奉的人》（香港：中神，1989），頁235。有關滕牧師的家世背景，參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香港：宣道，2009），頁2~3。

<sup>4</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36。

<sup>5</sup> 赫治查理（Charles Hodge）著，李學鵬、滕近輝等譯：《生命之道》（*The Way of Life*）（台北：道光，1962）。後來本書再另排再版（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70）。

筆者明白譯作不一定反映譯者的立場，所以盡量不以滕牧師的譯著來解說他的思想。不過，滕牧師並非專業的翻譯者，他所主動翻譯的作品，應該是他喜歡並推介給華人教會的。要說他不同意自己所翻譯的作品的主要觀點，那也是有些奇怪的。

5. 反對脫離國家教會，主張留在教會內推進更新運動。
6. 加強教牧人員的靈性訓練，提高其屬靈素質。
7. 反對教牧人員與信徒世俗化的傾向，主張對付肉體。
8. 注重海外宣教事工。<sup>6</sup>

可以看到，滕牧師自己在生命和事奉上也有上述這八項優點。

他又曾指出：「家庭佈道和家庭團契，仍然是我們今天的教會面臨最大的挑戰。這兩者都是敬虔運動成功的祕訣，是英國十八世紀差傳運動成功的祕訣。也是華人教會中『小羣』運動成功的祕訣。」<sup>7</sup>

他也提到敬虔主義的一些缺點：「就是忽視了神學的研究，及基督信仰的理智因素。」因此，他主張提倡一種新的敬虔主義，保留敬虔主義原來的優點，卻摒除其缺點，「將靈性與學術作新的揉合。」<sup>8</sup>

在七十年代，滕牧師特別提到這是知識猛進的時代，沒有知識的人都被輕看，缺少知識便成功無望。因此，「在本時代中輕看知識，是自殺，是自限，是愚蠢。讓我們永遠記住：知識是最好的工具，沒有一個人可以放棄這工具而不受虧損的。」他期待上帝在這個世代裏興起許多靈性與知識均備的領袖來。<sup>9</sup>

無論如何，滕牧師非常注重靈命的操練，特別是祈禱方面。他曾多次提到1956年，宣道書局邀請他翻譯邦茲（E.M. Bounds）的《祈禱出來的能力》一書，有天在翻譯時，經歷了聖靈的充滿，心中滿是喜樂與主的同在，他當即跪下禱告了三小時，卻沒有方言，沒有神蹟。他說：「這一次聖靈充滿的經歷，成為我以後事奉的祝福。今日，我仍然在每周一次的禁食祈禱中，重讀此書的一章，依然帶給我感動與幫助。」<sup>10</sup>

我們可以列舉滕牧師在各項事工的卓越成就，但他畢生耗費最多時

<sup>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48~49。

<sup>7</sup>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香港：宣道，1982），頁42。

<sup>8</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49。

<sup>9</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香港：宣道，1975），頁40~41。

<sup>10</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香港：宣道，1996），頁13。邦茲（E. M. Bounds）著，滕近輝譯：《祈禱出來的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s*）（香港：宣道，1957）。

間、成就也最顯赫的是他的「培靈事工」。<sup>11</sup> 這包括他個人的靈命閱歷，諸如祈禱、研經、禁食等，然後外化在他的生命榜樣和牧養服事裏，亦在他的釋經講道中予以最多的豁露。他曾講過超過三千篇講章，主要是培靈性的。<sup>12</sup> 惟是這部分需要另文處理了。

### 丙 衛斯理的重生與奮興

受約翰·衛斯理和宋尚節的成聖觀所影響，滕牧師非常注重「重生」的道理。他沒有明白將「重生」扣定在某種特殊的屬靈經驗或感覺之上，但無論在個人經歷或屬靈偏向上，他都跟這個成聖觀靠近，就是強調「重生」為一個有具體時空的特別事件（event）。衛斯理的亞爾德門街經驗（Aldersgate Experience）便是聖靈充滿的經驗一個典範，亦成了人生命和事奉裏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sup>13</sup> 滕牧師這樣說：

五十多年前，在中國大陸有些基督徒見到其他基督徒時常發問：「你重生得救了嗎？」有些人聽了會不高興，但過後問自己：「我到底重生了沒有？我與主有無生命關係？」結果被帶入重生的經歷裏面。<sup>14</sup>

滕牧師憶述他自己的「重生」經歷：

我祖父是長老，父親是牧師，但我自己在十八歲才有重生經驗。在這之前我也參加聚會，上主日學。不過當我爸爸在講道時，我卻看聖經後面的地圖，人家還以為我很熱心看聖經呢。……中日戰爭時，母親帶着我們四個孩子逃難到後方，曾住在教會辦的一個難民營裏。有一天我突然覺得自己是個罪人，就到禮拜堂講台後面的祈禱室內，關上門跪下禱告，主提醒我一件件過去不應該做的事，我就一件一件的認罪，直到認清才起來，心中滿了喜樂平安，真是無罪一身輕。那是我重生得救、基督徒生活的開始，對天父的感覺和關係與以前完全不同。<sup>15</sup>

在另一處，滕牧師作了如下的記述：

<sup>11</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47及後。

<sup>12</sup> 滕張佳音說得很精確：「他的講道風格就是講經。」滕張佳音：〈悼念與我同行十六年的良伴〉，《恩典懷清輝——滕近輝牧師紀念特刊》（香港，2014年1月），頁23。

<sup>13</sup> 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香港：宣道，1984），頁163~164。

<sup>14</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香港：宣道，1996），頁19~20。

<sup>15</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27~28。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8）這正是我十八歲時得救的經句。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別人都睡了，我在牆角，點着一盞小油燈，心裏痛苦，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打開聖經來讀，一直讀到羅馬書第五章8節：「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讀到這裏，我明白了，我接受了；這是神為我這個罪人的愛，天父把祂的兒子賜給我這個不配接受的人。<sup>16</sup>

滕牧師非常重視第一手的信仰經歷，強調基督教的真理是實存性的，我們不僅明白真理，更是「進入」真理。<sup>17</sup> 他將以弗所書一章17節所指的「真知道」與頭腦上的知道作區別，強調這是心裏的認識與生活的經歷。聖靈的工作，就是要把我們帶進對上帝的直接認識和經歷裏。<sup>18</sup>

滕牧師指出，一個沒有重生得救的人是沒生命的，即或他的名字在教會的名冊裏，卻與真實的教會（靈宮）和永生無關。<sup>19</sup>

滕牧師重視信仰中的感情作用，也不反對奮興家慣常在聚會裏採取煽情甚至感情操控的方法。他說：

我個人覺得，某種特殊的勉強，在傳福音中是有其地位的。這不是出於暴力，乃是屬靈的催逼：向人施以屬靈的壓力，或把他們放在一種基督教的氣氛中，影響他們傾向基督，導引他們為基督作甘心情願的抉擇。

舉例說，在一些佈道會中，講員在結束信息時，營造一種感情的力量，向會眾施以壓力，啟迪或催使他們選擇基督。你可以說這是感情作用。但人是感情的動物；神造他的情感，神也有權為他的救恩而利用它。被感情控制和鼓動的人，多於被理性和意志駕馭的人。只要動機良善，方法坦誠，在傳福音時應用感情並無不對。所有偉大的事

---

<sup>16</sup> 滕近輝：《靈程高處的經歷》（台北：校園，1980），頁114。

在另一處記述，滕牧師稱他在十八歲那年的決志為「奉獻」而不是「得救」。「記得我十八歲奉獻的時候，對母親說：『我奉獻了。』她驚奇的說：『呀？你奉獻了？』她為甚麼驚奇？因為她知道我平日在人前連一句話都不會講。有客人來，我就避開了。……所以母親聽見我奉獻時，很覺擔心。但是她為我禱告，一直禱告了十八年，以後被主接去。」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頁122。

對一個從少在教會長大並一直參與事奉的人而言，「重生」與「獻身」確實不易清楚區分的。獻身或許是重生時的立即回應。

<sup>17</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2；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98～103。

<sup>18</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16。

<sup>19</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49。

物，都是訴諸感情——偉大的文學、偉大的英雄、偉大的音樂……為何不能加上偉大的佈道？當人被情感敞開，福音就有更好的機會，碰到人的理性和意志。<sup>20</sup>

不過，秉承改革宗神學傳統的滕牧師，並沒有否定知識和意志的作用，一心追求經驗和感情。他指出：在靈命的追求上，意志的作用比感情更大，惟有意志才促成真實而長期的奉獻與順服。他曾說：

如果把中國教會與歐美教會作比較：中國信徒可能在感情的表現上比較豐富，但是在意志上卻遠不如歐美信徒的剛強與堅定。在為主的犧牲上，在傳福音所付的代價上，在跟從主的決心上，都是如此。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一般來說，確是如此。有多少受過良好大學教育的中國青年肯獻身傳道？有多少中國信徒肯作開荒傳福音的工作？<sup>21</sup>

滕牧師因此強調頭腦和心靈並重，思想和愛心並重。撒拉弗（就是火）和基路伯（就是知識）同樣重要。「我們需要心靈的火熱，也需要頭腦的智慧。」<sup>22</sup>

在改革宗清教徒主義、敬虔主義和奮興運動以外，滕牧師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的自由主義和社會福音派亦有相當認知，不過他談論得並不多。

## （二）事工運動的繼承

### 甲 奮興運動與中國教會

華人教會基本上是十八至十九世紀歐美教會的奮興運動的產物。滕牧師認同奮興運動的屬靈傳統，相信教會復興是必須追求和期待的目標，而

<sup>20</sup>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83。

<sup>21</sup> 滕近輝：《路標》（香港：宣道，1971），頁15。滕牧師又將這說法擴大至亞洲的教會，說：「亞洲的教會，除了少數之外，都未曾在福音工作上表現過太多的基督徒英雄本色。甚少受過良好教育的亞洲青年，願意成為宣教士或作開荒佈道……。願意去到亞洲最艱苦的地方工作的，都是西方的宣教士。」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80。

不過，七十年代中葉以後，這樣的情況有所轉變，無論是台灣抑或香港，大學畢業而獻身全時間事奉主的青年愈來愈多，滕牧師對此感到高興。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7。

<sup>22</sup>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香港：宣道，1982），頁58；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21~122，134。

聖靈的充滿則是教會復興的關鍵。他多次整理和敘述這個傳統的歷史，並且劃分出大復興的不同階段（他稱為「波段」）。<sup>23</sup>

其中第六波是1904年的威爾斯大復興，這是影響範圍最大的一次復興運動，在十年內波及六大洲，包括許多宗派在內。韓國（當時稱高麗或朝鮮）、日本和中國都發生復興。在中國，主要的領袖是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在華北及華中六省主領奮興會。這位由加拿大來中國的宣教士和宋尚節是滕牧師最推崇的兩個人，視為中國教會復興史的兩個關鍵人物。<sup>24</sup>

滕牧師認為：「中國教會由一九二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的復興運動有兩條路線：一是由宋尚節及伯特利佈道團所帶領的奮興佈道會，遍及二十行省。另一是由教會聚會所帶領的『復元運動』。」<sup>25</sup>

滕牧師在十二歲那年曾聽宋尚節講道，對他的講道方式，乃至所用的例子仍清晰記得，顯然影響多年仍在。<sup>26</sup>可以相信，宋尚節是滕牧師心中最景仰的華人教會的領袖。<sup>27</sup>

滕牧師參加了第一屆和第二屆的「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夏令會」，分別在重慶（1945年）和南京（1947年）舉行。<sup>28</sup>在第一屆夏令營的1945年8月7日，是滕牧師靈性復興的日子，當日講員趙君影將主耶穌問彼得的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放進他的心中，教他流淚悔改。8月13

<sup>23</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6及後。

<sup>24</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08。

<sup>25</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0。

<sup>26</sup> 滕近輝：《詩苑靈程》（香港：宣道，1987），頁25；滕近輝：《生命就是要長進》，滕近輝選輯3（香港：宣道，2012），頁26。

<sup>27</sup> 滕近輝：《靈力剖視——聖靈比喻研究》（香港：天道，1979），頁61；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基督徒生活及事奉20律則》（香港：宣道，1999），頁108；滕近輝：《認識撒但的詭計》，滕近輝選輯1（香港：宣道，2006），頁50～53；滕近輝：《認識勝利的人生》，滕近輝選輯2（香港：宣道，2006），頁26；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香港：宣道，2004），頁32。

滕牧師在他的回憶錄裏，用了近五百篇幅來憶述宋尚節，是書中所提到的各人物中最多的。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9，165。

黃彩蓮等曾指出，滕牧師敬佩王明道，這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滕近輝：《都是恩典》，頁5，166。但就滕牧師的文字所徵引的頻率和具體引述的內容看，對他影響最深而為他所最敬佩的仍應是宋尚節。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2013），頁37。

<sup>28</sup> 有關這段歷史，可參梁家麟：〈王明道與北京基督徒學生會〉，收氏著：《他們是為了信仰——北京基督徒學生會與中華基督徒佈道會》（香港：建道神學院，2001）。

日，他再一次將自己奉獻給主。<sup>29</sup> 滕牧師是在這些經歷之後，才在孔保羅師母（Maida Contento）的資助下，前赴蘇格蘭的愛丁堡讀神學的。

滕牧師曾指出華人教會過分注重培靈會的偏差：

華人教會偏重培靈會或奮興會，卻缺少對信徒作有系統的教導。結果是：會友的信仰與靈性缺少全備的基礎，對主道沒有深度的認識，以致經不起考驗，容易冷淡跌倒。信徒在今日潮流與學說的巨大衝擊之下，尤其要有堅固的信仰基礎才能站立得住。<sup>30</sup>

上述說法只說明時代轉變，教會得因時制宜，調整牧養策略，不等於滕牧師否定培靈會和奮興會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裏的價值。他這樣總結奮興佈道在中國教會歷史裏的作用：

在中國教會歷史裏面有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那些富有奮興和培靈恩賜的傳道人，對中國的眾教會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我們決不可抹煞奮興會和培靈會對信徒的影響。有許多傳道人是在這種聚會裏面奉獻自己的；有許多信徒領袖是在這種聚會裏面興起的。<sup>31</sup>

## 乙 八大屬靈運動的參與

滕牧師在事奉生涯的六、七十年裏，曾直接或間接經歷了「華人教會的生命發展過程」，當中有八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屬靈運動。<sup>32</sup> 我們順着滕牧師自己所提的架構，對他的「繼往」與「開來」應有較全面的認識。

### 1. 早期大學生中間的佈道與奮興運動

滕牧師只是在中學階段，風聞丁立美與學生立志佈道團的事蹟，這個運動主要影響的是他父親。

### 2. 抗日戰爭時期及勝利後的大學生佈道與復興運動

---

<sup>29</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1～22；滕近輝：《給我羊——滕近輝牧師牧養感言》（香港：宣道，1995），頁130。滕牧師在另一處詳細記述這次經歷：「夏令會第一晚的信息就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講員是趙君影牧師。他一直在重複着『你愛我麼？你愛我麼？』終於打入我心裏，好像在刺我。講完後，大家跪下禱告。六百個大學生在主前禱告的聲音非常響亮，都是從心底發出來，聖靈大大作工。……那晚我們幾個同學跪在那裏禱告，流淚認罪悔改，我到了復興。」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62。

<sup>30</sup> 滕近輝：《牧苑促談》，頁63。

<sup>31</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4。

<sup>32</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63～177。滕牧師又曾另文將這八個屬靈運動改為七個，將第一和第二個合為一個。滕近輝：《牧苑促談》，頁133～138。

滕牧師在抗戰後期於大學生復興運動中重生與獻身，已如前述。他的祈禱與佈道熱誠是在這個時期得以鞏固的。

我在十八歲蒙恩得救，那時是中日戰爭時期。我隨即參加教會禮拜三晚的祈禱會，學習與成年人一起祈禱。不久之後，我和另三位青年組成佈道隊，常往鄉間去向農民傳福音（河南亳州），步行來回十餘英里。每次出發前後的熱誠祈禱對我起了訓練作用。

後來在中國大後方的大學團契裏面的後二年當中，聖靈開始在全國各大學的團契內大大工作，甚為興旺，到處瀰漫着祈禱的氣氛，心裏火熱，通宵祈禱屢見不鮮。那是我參加通宵祈禱經驗的開始。<sup>33</sup>

滕牧師畢生非常重視學生的福音工作，也積極參與大學生的奮興和差傳事工，與他的個人經歷有密切關係。

### 3. 奮興佈道運動

他提到的人物由古約翰、宋尚節，到與他約同時代的趙世光、計志文和唐崇榮。趙世光與計志文是滕牧師的前輩，他曾多次聽他們講道。唐崇榮年紀較滕牧師為輕，多次一起配搭事奉。

滕牧師的講道較為溫文爾雅，不是最典型的奮興佈道家，但講道有靈力，亦常參與奮興佈道的行列，故可算是這個運動的一員。

### 4. 靈命進深運動

滕牧師提到的人物包括王明道、賈玉銘與倪柝聲。他受這三位前輩不同程度的影響。他自己在追求和闡發靈命進深此課題，也有相當貢獻。

### 5. 差傳運動

滕牧師將華人的差傳運動分為五波：丁立美的雲南邊境苗族佈道是第一波，翟輔民的中華國外佈道團是第二波，抗戰及戰後的邊疆佈道是第三波，靈糧世界佈道會是第四波，1960年以後的海外差傳運動是第五波。

第一波與第二波跟滕牧師沒有直接關係。滕牧師在讀大學的時期，認識西北靈工團的邊疆佈道事工。<sup>34</sup>這是他接觸的首個差傳事工。

<sup>33</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69。同文另見於滕近輝：《詩苑靈程》，頁87～88。

<sup>34</sup> 滕近輝：〈華人教會歷史中的短宣運動〉，收滕張佳音編：《短宣運動面面觀：十五週年文章匯萃》（香港：短宣中心，2003），頁3。

滕牧師在第五波的海外差傳運動有積極的參與，他是普世華人領袖中在推動差傳事工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 6. 華人神學教育運動

六、七十年代以後，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神學教育都有長足的發展，培訓了大量牧會和福音機構的人才。滕牧師在事奉生涯中從未停止參與神學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 7. 中國大陸教會的興起

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教會重開並蓬勃發展，信徒人數猛增，令全球觸目。中國教會肯定成了普世基督教乃至福音信仰運動的重要力量。滕牧師在九十年代以前，較少參與中國大陸的直接事工，<sup>35</sup>但他曾長期參與遠東廣播的錄音服侍，堅持為在苦難中的中國教會出了一分力量。

## 8. 中國文化更新運動

滕牧師讚許梁燕城所推動的中國文化更新運動，他曾任《文化中國》的顧問，但參與並不多。

滕牧師曾對本色化運動做了頗全面的評估。除了關注本色化的努力或會將基督信仰的獨特性給模糊化甚至給泯沒掉外，他也指出，隨着全球化（他稱為「普世性文化活動」）造成各地文化的緊密交流，文化多元化是今天社會的普遍現象，因此基督教即或要跟中國文化對話，也不容易覓得一個具代表性的對象；沒有代表性的對象，對話所產生對傳福音的效益便很少了。<sup>36</sup>

<sup>35</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21及後。

<sup>3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10。

滕牧師曾說了一段頗有趣的話：「原來保羅想要向東去，但是神的靈不許，結果他看見馬其頓的異象，就改變計劃向歐洲去。有人這樣說，如果保羅照原定的計劃向東去的話，福音可能就會傳到了中國。若他到了中國會發生甚麼問題呢？你看基督教傳到中國，立刻被當地的宗教同化了。景教紀念碑裏面用的是佛教常用的字眼，景教成了基督教和佛教的綜合體，失去了純粹的信仰，成了一個妥協的信仰。可見如果福音先到中國，福音的前途就大有問題，所以神的靈不許，更改變了保羅的路程而差他到歐洲的馬其頓去。這一個改變對後代有極大的影響。」滕近輝：《認識撒但的詭計》，頁76。

### （三）西方福音派的傳統

#### 甲 福音派的立場

福音信仰者主要有兩個堅持，第一是聖經的絕對權威，第二是耶穌基督代贖的必須性。就聖經的權威，滕牧師認定聖經無誤是福音信仰的一條重要防線，亦是福音信仰和新正統主義之間的界線；當福音信仰放棄這一條防線的時候，就會走上新正統主義的路線。<sup>37</sup>

就耶穌基督代贖的必須性，滕牧師憶述說：

我記得起初舉行柏林福音會議（Berlin Congress of Evangelism）的時候，Dr. Billy Graham、Carl Henry等人的心目中，就想到新派對於人的全然失喪（complete lostness）出了問題，他們面對普世論的挑戰（challenge of universalism），所以他們要讓全世界的福音信仰教會，能夠在這一基本的觀念上醒覺，能夠站得住，能夠在這一基本的經驗信仰挑戰下努力傳福音，把福音傳遍世界。我相信在宣教士當中，那些努力傳福音的，把福音帶到天涯海角去的，把教會建立到地極去的宣教士，都有這一個很強的信息、信念。沒有基督，人類是滅亡的，沒有我救的可能；這是他們心底深處非常強的推動力，今天我們還要保持下去。<sup>38</sup>

在這兩個堅持以外，當代福音主義重視福音事工上的合一，這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福音主義運動蓬勃開展的原因。滕牧師曾列出福音主義運動的六個特點：

1. 在信仰上保持對聖經絕對的信心；在神學上清楚指出現代主義與聖經不合之處。
2. 在策略上避免消極的批評與攻擊，而注重積極的傳達福音要義，保持愛心的態度。
3. 對於基督福音的個人性意義和社會性意義，均加以注意。
4. 注意神學的和學術的研究。

<sup>37</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23。

<sup>38</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37。

5. 不主張福音信仰的基督徒從大宗派中退出，而注重在大宗派中培植並加強福音信仰的力量和影響力，積極的宣傳福音。

6. 注重合作。<sup>39</sup>

可以看到，除了第五點無從反映外，這些特點都充分反映在滕牧師的事奉裏。

滕牧師主要服侍的時間是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可說是福音主義信仰的教會蓬勃發展的時期。滕牧師見證了這個福音派由崛起到穩佔更正教的主導地位的歷程。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記述美國《時代周刊》將1976年稱為「福音信仰者之年」（The Year of the Evangelicals）。美國福音派信徒達四千萬，各城市中最大的教會多數是福音信仰的，新成立的福音電台數以百計，福音信仰的書籍空前暢銷；尤其教人興奮的是，美加學生福音團契（IVCF）和學園傳道會所推動的校園福音工作很成功，大學生參加主日崇拜的比例甚高，十八至三十歲之間的美國人有50%自稱為基督徒，另31%自稱天主教徒。此外，福音信仰者亦愈來愈注重神學和學術的研討，也關懷教會在社會中的見證。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包括科學家在內的知識分子，都接納福音主義信仰。福音信仰者在普世宣教方面也有積極的參與，並且已成了北美宣教界的主力。

相對地，曾經流行一時的自由主義神學逐漸失去羣眾的支持。被自由主義操縱的教會日漸衰弱，自由主義的神學院學生日漸減少，也有好些在自由主義的神學院就讀的學生是福音信仰者。

滕牧師對自由主義等新神學的式微，有一個非常切中要害的診斷，就是它們缺乏教會的基礎，所以是無根的。與教會脫節的所有神學思想都是沒有生命的。

各種（新神學）理論的壽命都是短促的；而且它們的圈子是很小的。事實上，只有神學界在進行着對它們的討論，它們對於「教會大眾」沒有多少具體意義。他們並沒有造成一種可以在教會裏積極或熱誠宣講的信息，所以，我們可以說，它們是與教會脫節的。不錯，它們影響了一部份傳道人，但是他們多半發現，這些理論不能成為你們講道

<sup>39</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6。

的「信息」。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清楚看見：只有聖經裏的福音才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一16）<sup>40</sup>

滕牧師站穩福音信仰的立場，宣告：「我們仍相信和傳揚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仍以『大使命』為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仍相信與傳揚『分別為聖』的絕對真理。」<sup>41</sup> 所以，他批判各種新神學和新道德觀。

滕牧師對自由主義神學並不採取一筆抹煞的態度，承認「自由主義的神學家有一個很好的動機：迎合知識分子的心理，希望能使他們做基督徒」，但這個改造了的福音並不吸引知識分子。滕牧師指出：

福音信仰的擴展有一個重要的背景：神學上的自由主義已經顯明不能滿足人心靈的真正需要。今天，福音信仰重新被接受，因為其他的理論在實際的功能上無法建立起來。事實證明，聖經的福音並不依附於人的理智，乃是上帝的大能——能改變人生，滿足信者心靈深處的需要，包括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內。<sup>42</sup>

而在七十年代以後，基督教——特別是福音派和靈恩派教會——在中南美洲、非洲和亞洲都有飛躍的發展。<sup>43</sup> 滕牧師相信「聖靈之風」在引動各地基督徒奮起，為福音使命竭力擺上。他最感雀躍的是基督教在韓國的增長，其次是在印尼和越南等地的復興。<sup>44</sup> 滕牧師相信這些飛躍的發展既是聖靈的奇妙作為，也跟各地推行的禱告運動有關，禱告是推動上帝作工，亦是與上帝同工的方法。<sup>45</sup>

在廣義的保守陣營，就是相信聖經的教會圈子裏，其實最少還可以分為以下四個不同的派別：基要派、福音派、新福音派和靈恩派。站穩福音派的立場，滕牧師對其他同樣尊崇聖經是上帝的話的派別有怎樣的看法？他引用耶穌在路加福音九章50節的話：「不敵擋你們的，就是幫助你們的。」盡量跟這幾個派別求同存異，互相合作。他說：「相信聖經的圈

<sup>40</sup> 滕近輝：《路標》，頁167~168。

<sup>41</sup> 滕近輝：《路標》，頁176。

<sup>42</sup> 滕近輝：〈令人矚目的兩件事實〉，《不自由的自由》（台北：道聲，1978），頁176。

<sup>43</sup> 滕近輝：《路標》，頁288~290。

<sup>44</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89~92。

<sup>45</sup> 滕近輝：《聖經中的國度真理》（香港：宣道，1998），頁48；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頁52~54。

子已經受到威脅了，而在這樣的威脅下，如果內部不能夠團結，不能夠合一，不能夠合作，我們的力量就更加單薄，就更加容易被逐個擊破。」<sup>46</sup>

在華人教會的處境裏，滕牧師提到福音派的第一個任務是要尋求跟基要派的合作。他相信基要派已有新的變化，極端基要主義者愈來愈少，並且有新基要主義的出現，一方面堅決篤信聖經，另一方面也對學術和神學研究不完全排斥，對世界有略為正面的評價。在這樣的情況下，福音派最宜跟基要派尋求更多的了解和合作。他承認有些福音派的學者願意跟自由派合作，過於跟基要派合作，而這是需要在策略上調整的。<sup>47</sup>

滕牧師對待靈恩派的立場跟西方福音派的主流看法一樣，盡量求同存異，互相尊重。<sup>48</sup>不過，華人福音信仰的圈子裏仍有不少堅決的抗拒者，滕牧師不同意他們的態度。他指出五旬節宗派或靈恩運動裏有許多不同的派別，有極端的，有中立與溫和的，不應以偏概全予以單一的回應。他批評一些批判靈恩運動的書籍，都只是抓住歷史或現實裏一些靈恩運動中的極端例子，作為整個運動的代表，忽略了運動中仍有許多正面和寶貴的東西。滕牧師特別期待藉與靈恩派的合作，為福音派帶來屬靈的激勵：

今天，福音派和靈恩派要謀求合作：一方面我們要根據聖經，向會眾、向接觸的人，正面的、積極的宣揚聖靈充滿的道理，把這個信息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上，讓福音信仰的基督徒，對聖靈充滿有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和靈恩派領袖和弟兄姊妹的交往、團契、合作，避免走向極端。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受到他們中間那種熱情的、追求的、積極的氣氛所影響，這是一種極大的幫助，就是今天福音派教會所需要的，對我們是一種屬靈的激勵（a spiritual stimulation）。<sup>49</sup>

<sup>4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1。他又說：「凡篤信聖經的眾教會應該合一，互相合作，絕不可因觀點上細微的區別，而破壞合一的見證。凡破壞合一的人，他身上負着極大的罪。」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17。

<sup>47</sup> 他特別提到，教會聚會所（小羣）裏一部分基督徒已否定傳統上與其他教會絕緣的路線，所以我們也不可將他們摒諸門外。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8。

<sup>48</sup> 林塞（Harold Lindell）說：「近年來，福音派與五旬節派取得彼此間的諒解與尊重。他們在基督教的基本要義上同意，但對方言與阿米尼派的神學思想，則取保留的態度。聖靈指示了他們真正的合一是在於：相信聖經的權威，人類的失喪，以及個人重生的需要。」林塞：〈會議綜覽〉，收氏編：《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報告書》（香港：宣道，1968），頁7。

<sup>49</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3。

滕牧師談到跟新福音派的關係，其中最關鍵的課題自然是對聖經無謬誤這立場的態度。滕牧師認為福音派一方面必須堅持聖經無誤，繼續公開宣認，並繼續據此研究和出版；但另一方面也可採取中庸路線，跟新福音派合作，不要把他們趕到新派的陣營去。「……這裏有一重微妙的關係，一方面我們要開放，一方面又要關閉；關閉就是對我們自己的信仰要認真、保守，但是對於他們的態度、關係、交往，就是開放。」<sup>50</sup>

## 乙 在普世福音信仰運動中的貢獻

滕牧師在普世的福音信仰運動中有積極的參與。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方面：

### 1. 參與多個大型宣教會議

普世基督教協會在1948年成立。1961年，普世基督教協會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第三屆大會時，正式將國際基督教宣教協會合併，成為其屬下的普世差會及宣教事工委員會。由於普世教會協會接納普救論，在神學上持包容主義，拒絕加入這個宣教委員會的福音派差會團體，遂於1966年4月在美國伊利諾州的惠頓大學舉行「教會普世使命會議」，滕牧師有分參加並成為其中一個主要講員，這是他第一次在國際會議中講道。會議最後發表《惠敦宣言》。

1966年，在德國西柏林舉辦了第一屆世界宣道會議，有1100人參加。

1973年，韓國漢城舉辦全亞洲宣教會議（All-Asia Mission Consultation），滕牧師出席會議，並被選為續行委員會主席。翌年成立亞洲差傳聯會（Asia Missions Association），有四十個差會加入成為會員，共差出四百餘位宣教士。滕牧師被選為主席。

1974年，第二屆世界宣道會議在瑞士洛桑舉行，來自150個國家的3700位代表參加。滕牧師為大會八位主席之一，負責一個早上的講道。各地赴會的華人領袖約六十人。<sup>51</sup>

<sup>50</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4。這是別人對滕牧師的講道的筆錄。

<sup>51</sup> 滕近輝：〈洛桑世界宣道會議實況報導〉，《抉擇月刊選輯》（香港：環宇，1975），頁193。

滕牧師也曾出席並主領多個國際性的大型聚會，包括1974年在韓國漢城舉行的「福音大爆炸」（Explo'74）、1995年同樣在漢城舉行的公元二千普世福音遍傳運動（AD2000 & Beyond Movement）等。

滕牧師指出，每個時代的教會裏面都有兩種趨向：保守的趨向和擴張的趨向。第一種趨向使教會保守現狀，第二種趨向注重向外傳福音。在任何一個時代裏面，當第一種趨向佔優的時候，教會就停止發展；若第二種趨向佔上風，教會就繼續擴展。滕牧師說：「各時代的教會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滑入保守的狀態裏，所以教會領袖們需要不斷的彼此提醒和督促。近年來各國舉行的各種福音會議，正是這一種互相提醒的呼聲——回到擴展的陣線上去！回到擴展的陣線上去！」<sup>52</sup>

他又曾這樣為福音會議的價值辯護：

有人問我：到底歷年來各地區所舉行的福音會議有什麼價值？我的答案是……福音會議造成了全世界各國教會更普遍的重視傳福音工作，特別是差傳的工作；福音會議在全世界的教會領袖們心中，啟發了新觀念，特別是教會增長的新觀念，這一種新觀念可能造成教會空前的發展，因為歷史中的新時代常是由新觀念造成的；福音會議尋求認識聖經中與教會歷史中傳福音工作的原則與方法，進而追求運用於今日的教會中；福音會議加強了對聖經信仰的重視，和在這一個基礎上的合一感。<sup>53</sup>

不過，滕牧師提醒我們，大型福音會議多數專注於追求「方法」，諸如教會增長的方法、佈道的方法、治理教會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的探討固然是有價值的，但不可忽略靈力，這靈力是由聖靈充滿而來的。「讓我們謹慎，千萬不要把智力置於靈力之上。……我們從聖經中清楚看見，上帝在人間的作為是以靈力為主。所以我們追求的次序是靈力在先，智力在後。」<sup>54</sup>

葛培理（Billy Graham）是二十世紀福音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他在世界各地舉行大型佈道聚會，影響深遠，除帶領百萬以上的人歸信基督外，

<sup>52</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45。

<sup>53</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17～218。

<sup>54</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35，121。

也積極推動全球性福音派教會的合作和合一。滕牧師與葛培理有多年同工的關係，在許多全球的福音主義運動中緊密配搭。<sup>55</sup>他為葛培理佈道團編譯《抉擇》的中文版。滕牧師又曾在年陪同葛培理訪問中國教會。<sup>56</sup>滕牧師與葛培理的工作伙伴關係，使他很早便進入福音主義運動的全球領導中心。

## 2. 推動青年投身宣教

中國的青年和學生工作源遠流長，可以追溯至1910年丁立美所成立的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據統計全國成立支團十三處，參加佈道團的學生千餘人，決意終生傳道的五百餘人。而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大學生團契工作亦漸漸發展，成績可觀，為中國教會造就了不少人才。

滕牧師檢討這段輝煌的歷史，慨歎學生工作尚未得到華人教會普遍的支持。<sup>57</sup>他呼籲：「今天，大、中、小學裏面的福音工作應該是教會事工中最重要的一環。」<sup>58</sup>

如前所說，滕牧師是在1945年的大學生夏令營中決志獻身的，他對這樣的青年和學生的聚會和營會很有感情，認定它們是上帝復興青年人，興起傳道人和帶職事奉的基督徒，成為各教會的祝福的管道。<sup>59</sup>他期望這些聚會能夠像十九世紀末西方的學生志願運動般，推動大量青年投身普世宣教。<sup>60</sup>他又期望華人教會能有像美國伊班納的學生宣教會議（Urbana Student Mission Movement），每隔數年定期主辦，吸引數以萬計的大學生面對普世宣教的挑戰。<sup>61</sup>

---

<sup>55</sup> 譬如他們一起在1974年由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IFES）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舉辦的大學生聚會裏配搭服事。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130。

<sup>56</sup> Kate Tracy, "Died: Philip Teng, Unanimous Choice to Help Billy Graham Evangelize China,"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14),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gleanings/2014/february/died-philip-teng-billy-graham-evangelize-china-alliance.html?paging=off>>(accessed 10 January 2015).

<sup>57</sup> 滕近輝：〈中國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抉擇月刊選輯》，頁108。

<sup>58</sup> 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40~41。

<sup>59</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62。

<sup>60</sup> 滕近輝：《那一程——滕近輝牧師、師母印尼加里曼丹宣教記》（香港：突破，1994），頁15~16；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40。

<sup>61</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91。滕牧師曾出席1973年芝加哥的學生宣教會大會並為講員。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09。

從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滕牧師在香港帶領過多次差傳聚會，他估計在這些聚會中獻身差傳工作的青年人超過三百人。<sup>62</sup> 滕牧師也到台灣參加校園團契主辦的青年夏令會，並嘗言：「中國教會的前途是光明的，因為有這麼多愛主的青年，這樣的付代價，有這樣火熱的心來事奉主，傳福音！」<sup>63</sup>

滕牧師是很受歡迎的青年聚會講員，常常受邀到處主持各類型的聚會和營會。他也樂意推動召開地區性的青年宣教大會，鼓勵青年獻身傳道和宣教。舉例言，單在1982年7月，台灣校園團契主辦青年宣教會議，有近二千名大專生和畢業生參加，滕牧師是其中一位主要講員。同年8月，北美華人宣道會籌辦北美華人宣教大會，有超過一千人參加，滕牧師為主要講員。同月，香港宣道會各堂亦舉行聯合青年夏令營，有近一千人參加，滕牧師雖無法同時抽身參加，卻是其中的重要推動者。滕牧師相信，這些宣教會議或將成為教會發展的轉捩點。<sup>64</sup>

還得一提的是，如同蔡元雲所指出的，滕牧師總是願意冒險讓一些年輕的信徒參與事奉，給他們成長的空間。<sup>65</sup>

### 3. 參與和領導華人福音主義的各項宣教和合一運動

滕牧師是全球知名的培靈講員，到處主領奮興與差傳聚會，曾到過六大洲四十個國家和地區講道。<sup>66</sup>

滕牧師對由自由主義和包容主義主導的世界教會聯合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持拒絕的態度，強調不能為合一而放棄核心信仰；但他卻肯定教會合一是聖經的教導，是必須履踐的信仰責任。

他有一個關於合一的教會論：按照聖經的教訓，基督的身體（教會）是所有重生的基督徒所組成的，這些基督徒散布在各宗派之中。換言之，真教會（無形的教會）的成員是以個人為單位，而非以團體為單位的。

<sup>62</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04。

<sup>63</sup> 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頁32；滕近輝：〈今日聖靈之風的方向〉，《抉擇月刊選輯》，頁99。

<sup>64</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66。

<sup>65</sup> 許朝英、黃國凱編：《金輝歲月——滕近輝牧師八秩榮壽紀念》（香港：宣道，2002）收錄了好些滕牧師所寫的詩，頁xiv。

<sup>66</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66及後。

「凡上帝所接納的，我們為甚麼不能接納？我們是誰，竟敢把上帝的真兒女摒拒於團契之門以外？」<sup>67</sup> 這個教會論源自奧古斯丁的說法。

面對宗派間各種教義和禮儀的分歧，滕牧師認為應該彼此尊重。各宗派在神學上的重點有所不同，在經文解釋上互異，都是相對的，無關乎基本信仰，也不應該妨礙信徒間的屬靈交通和事工上的合作。這是「一元中的多元」。<sup>68</sup> 所以，他特別贊同在事工合作上的合一，而非組織上的統一。<sup>69</sup>

有些推行教會合一的路線和方法，是不合乎聖經真理的，我們當然不能接受。可是我們福音派的教會，應該根據聖經真理，努力去求合一。在宣教工場裏，我們必須聯合行動，以求更好的成果。我們應該成立一些研究小組，盡量接納福音派各宗派的人參與，共同探討合一的最佳途徑。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合而為一，在主未來以前把福音傳遍世界。<sup>70</sup>

惟有合一，才能讓教會有效地完成福音使命。這除了是更有效地集中運用資源外，合一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福音見證。「信徒的合一會叫世界相信福音是真實的」。<sup>71</sup> 他稱之為「無聲的說服力」。<sup>72</sup>

滕牧師參與推動多個華人的聯合性事工，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1976年於香港召開。這是由參與1974年洛桑會議的其中四十多位華人教會領袖聯合發起召開的。滕牧師為主席團的召集人。<sup>73</sup> 會後成立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滕牧師為董事會主席，擔任此職共二十五年。

除了積極推動跨宗派的合一運動外，滕牧師對合一的信念，也見諸

---

<sup>67</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8。「篤信聖經的教會也應該與那些批評聖經的宗派裏面篤信聖經的教會或信徒，合而為一。有些宗派的高層領袖，對聖經抱着批評和不信的態度，但是在那些宗派中有好些篤信聖經的教會或信徒，我們應該與他們有交通與合作。我深信，上帝的審判是以信徒個人與祂的關係為基礎的。」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17～118。

滕牧師是基於這樣的想法，而主張在中國的三自教會裏，仍有不少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們不應拒絕跟三自教會的信徒來往。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142。

<sup>68</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18。

<sup>69</sup> 滕近輝：《路標》，頁177～186。

<sup>70</sup>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46～47。

<sup>71</sup>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47。

<sup>72</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17。

<sup>73</sup> 滕近輝：〈洛桑世界宣道會議實況報導〉，頁193～194。

他對各種福音事工的支持。無論在香港抑或普世，他對新興的福音事工總是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盡力予以支持。<sup>74</sup>他稱所有新興的福音機構和所推動的福音事工皆為「神所興起，作為教會膀臂的事工」，教會若與機構對立，將是最大的不幸。<sup>75</sup>

滕牧師性格溫和，對人善意，非常善於與人同工。他分享說：

華人教會的傳道人之中，許多很有恩賜。一個人獨力工作的時候常有出色的表現，但是當他們與別人同工時，就容易發生問題與難處，不善於合作。這是因為他們缺乏隊工的觀念與訓練。同工們若能互相搭得好，就會有更出色的表現與成就。……隊工不是中國文化的固有觀念，乃是聖經裏的屬靈原則。所以每一個華人傳道人要特別學習，隊工的基本態度是謙卑，彼此的需要感是從謙卑發出來的。<sup>76</sup>

滕牧師非常不願意看到教會裏出現對立與分歧，認為這是一個分散力量的危機。<sup>77</sup>

還得補充說，滕牧師是一個思想積極、定睛看着人和事的光明面的領袖。當然，這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積極思想（positive thinking）的提倡者，認定積極思想本身便有改造現實的能力，而是他篤信上帝的大能，並且對上帝和人總是懷着善意（good will）。<sup>78</sup>

舉例說，他在解釋以弗所書一章22節「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時，一方面承認教會被上帝的豐富所充滿這個聖經描述跟現實的教會有差距，另一方面卻指出保羅在這裏乃是將上帝對教會的心意講出來，然後把這個當作我們信心追求的目標。

「信心」是信神的話——神既這樣說，事實就是這樣。祂的豐富要充滿祂的教會。現在我們尚不及此標準，所以我們要用信心追求。保羅說，神已經在基督裏給了我們這個豐富的地位，我們要靠聖靈的幫助，靠着真理地圖的引導，往此目標追求。我們要進入這地位的實際

<sup>74</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6。

<sup>75</sup> 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香港：香港宣道差會，2007），頁64。

<sup>76</sup> 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頁56~57。

<sup>77</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4。

<sup>78</sup> 他曾指出過去華人教會充斥着許多消極性的批評，無論是對年輕人抑或是新生事工，都是持否定的態度。他希望這樣的情況能有顯著的改變。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4~5。

中：這就是靈程，這就是長進，這就是屬靈的追求，這就是我們的功課。<sup>79</sup>

#### （四）華人宣道會領袖

滕牧師並非宣道會出身，卻成為宣道會的華人代表性領袖。他牧養北角宣道會凡三十年，帶領香港宣道會三十多年，並曾任宣道會普世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主席。他努力認同並繼承宣道會的屬靈傳統。藉着閱讀和翻譯，他涉獵了許多宣信和宣道會先賢的著作，也受其中好些影響。<sup>80</sup>

譬如神醫的道理，滕牧師翻譯宣信的著述，申明：「醫病的神蹟，在它的正確範圍之內，正是主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身體上的顯明，也是將來我們身體復活的預嚐。」<sup>81</sup>用今天的說法，神醫的道理可以發展為一套身體神學。

滕牧師對神醫的看法乃是宣道會的立場：「肯定神對身體的醫治是神救贖計劃的一部分，但將之置於次要的地位上。就是說，身體的醫治與罪的救贖在比較下雖屬次等的地位，卻是神全備救贖的一部分，不應輕視、忽略，在神學與實踐上應肯定其地位。」他惋惜今天許多教會為了避免跟靈恩派混同，而忽略了神醫的真理，沒有足夠的教導，也沒有足夠的實踐。<sup>82</sup>

滕牧師甚少談到他個人蒙醫治的經歷，這與他長期保持身體健康有關。除了高中時期一次肋膜炎獲得神蹟性的醫治外，<sup>83</sup>較可提的一次是他患盲腸炎，卻給誤診為消化問題，結果變成腹膜炎；但當他割掉盲腸臥床三月以後，長期困擾他的頭痛和咳嗽問題竟不藥而愈。滕牧師視之為「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應許的兌現。<sup>84</sup>

<sup>79</sup> 滕近輝：〈以弗所書中的教會真理〉，收滕近輝等著：《八十年代的新挑戰》（East Brunswick, NJ：更新傳道會，1987），頁5。

<sup>80</sup> 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頁97。

<sup>81</sup> 宣信（A.B. Simpson）著，滕近輝譯：《能力的澆灌》（*Power From On High: The Spirit in the New Testament*）（香港：宣道，1975），頁314～315。

<sup>82</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22～223。

<sup>83</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2。

<sup>84</sup> 滕近輝：《認識勝利的人生》，頁85～86；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8～49。滕牧師在回憶錄裏亦提過他在菲律賓領會時一次出紅疹和腹瀉的經歷，不過應是小病。滕近輝：《都是恩典》，頁71。

宣道會秉承約翰·衛斯理和日後的聖潔運動的傳統，宣揚一個主要是關係性而非道德性、被動而非主動的成聖觀。「不是與罪作戰，而是被聖靈充滿。」<sup>85</sup> 滕牧師所翻譯赫治查理的《生命之道》雖屬改革宗傳統，可在這個課題上亦跟聖潔運動的觀點相通：「聖經教導之成聖的教義就是：我們成為聖潔不是由於良心的驅使，也不是由於道德的動機，更不是由於禁慾苦修的行為，而是由於與基督聯合，以使與神和好，又領受聖靈。基督就成了我們的公義，又成了聖潔（林前一30）。他不僅釋放我們免除受律法的刑罰，也使人成為聖潔。」<sup>86</sup> 聖潔生活的祕訣就在於信徒與基督聯合，這是屬靈生命的泉源，也是維持和促進生命的方法。<sup>87</sup>

滕牧師對追求「更深的屬靈生命」有更大力的提倡和教導。他視更深的生命為與基督連合的生命、否定自我的生命、自我活着的生命、擁有更具體和更深的人性的生命、信心的生命和被愛激勵的生命。<sup>88</sup>

他沿襲華人教會普遍的用語來描述靈命進深的歷程，譬如這是由得救長進到得勝，由得救的地位進入得勝的生活：勝罪、勝己、勝世、勝撒但。他也參用賈玉銘的說法，做基督徒便是成為「基督人」，即「基督」與「人」的聯合，正如「基督徒」一字乃由「基督」與「人」二字所合成的一樣。<sup>89</sup>

毫無疑問，他跟宣道會的接觸和建立關係，是從建道神學院開始的。因此，建道是滕牧師和宣道會的中介。可以發現，除了宣信和陶恕外，滕牧師所徵引宣道會的歷史人物，幾乎都是建道神學院的同工，或曾在建道任教的西國宣教士，諸如劉福羣<sup>90</sup>和包忠傑等。譬如說：

在華南宣道會的歷史中，至少有三位把一切為了福音獻給主：廣西的趙柳塘牧師為了入神學院而放棄官費留美；羅聖愛女士把全部家產贈給建道聖經學院；翟輔民牧師把所承受的遺產用在福音聖工上。<sup>91</sup>

<sup>85</sup> 宣信：《能力的澆灌》，頁150。

<sup>86</sup> 赫治查理：《生命之道》，頁194。

<sup>87</sup> 赫治查理：《生命之道》，頁198~199。

<sup>88</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25~230。

<sup>89</sup> 滕近輝：《牧者心聲：寄語友愛堂》（香港：中華宣道會友愛堂，2014），頁16；滕近輝：《靈力剖視》，頁21。

<sup>90</sup> 他稱劉福羣牧師伉儷為「知心之交」。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5。

<sup>91</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97。

滕牧師非常敬佩翟輔民牧師，特別是稱譽他為推動宣教而不惜一切代價，最後賠上自己的生命的見證。<sup>92</sup>滕牧師在1978年到印尼錫江（舊名望加錫，Ujung Pandang）翟牧師的墓前追思，又為翟牧師寫了以下一首題為〈翟輔民墓前〉的詩：

這裏

在距離你故鄉一萬哩的異邦

在你以基督之心所認領的地方

在你的靈魂因十架大愛而跳動過的他鄉

在你以信以愛以汗殷勤耕種過的禾場

你的忠骨在這稱為「地極」之地埋葬

今天，這蒙福音之恩的小子

在這裏憑弔你的獻身——百世留芳

在受基督之愛激勵的青春日子

你帶着軟弱多病的身體

越過重洋到達中國的偏僻之地

抱着不求人知只求神旨的雄心大志

為着福音到處騁馳、騁馳……

你的馬其頓異象並不在此停止

越南的呼聲在你心中響起

---

<sup>92</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80～81；滕近輝：《路標》，頁120；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68～69；滕近輝：〈中國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抉擇月刊選輯》，頁106；《大使命—小信心？》，頁37～38；滕近輝：《那一程》，頁78～79；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85。

你在那漁米之鄉的大街小巷  
到處尋找那無數的失喪之子  
又呼籲華人宣教士  
到那裏去建立福音基地

更遠之地的呼聲又在你耳邊迴盪  
你夢中手上的血漬使你再奔向疆場  
你策勵着佈道團的同工  
向婆羅州、巴厘島、蘇門答臘進攻  
到處揚起基督慈愛的旗幟  
不斷吹響永恆福音的號筒  
直到你在日軍的集中營裏閉上眼睛  
如今，在你的墓前  
仍震盪着你不止的呼聲：

「獻上你自己——為着愛的大使命」<sup>93</sup>

對於宣道會的傳統，滕牧師嘗言：「在宣信牧師的領導下，宣道會從肇始就有兩個顯著的重點：一是注重差傳，另一是注重更深靈命的追求。宣信牧師所有的著作，都是環繞這兩個重點。這是宣道會百年來的傳統，我們要靠着主戰戰兢兢的保持它。」<sup>94</sup>

滕牧師又曾指出，宣道會有三個優良的傳統，值得盡力保持：一是傳福音的精神，二是分別為聖的生活，三是重視主日學的屬靈教導。滕牧師

<sup>93</sup> 滕近輝：〈翟輔民墓前〉，收氏編：《宣道情》（美國華人宣道會聯會出版）第5期（1995年10月），頁4。Ujung Pandang這地名就是「地極」的意思。另參滕近輝：《那一程》，頁92。

<sup>94</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205。

就第二點這樣說：「本會創辦人宣信牧師，非常注重『成聖』的真理，常常到處宣講這信息，幫助了許多信徒，努力追求聖潔的生活，從屬世不合真理的潮流裏面分別出來，甘願忍受各種歧視的壓力，忠誠跟從基督。這也是我們要倚靠主努力學習的。」<sup>95</sup>

## 二 思想和事工開拓：滕牧師和滕牧師的時代

在這部分，我們檢視滕牧師在七十年的事奉生涯裏在思想和事工上的獨特貢獻，他如何塑造二十世紀香港乃至普世的華人教會。滕牧師是一個滿有屬靈智慧、有學識與見識的領袖；他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參與和推動多種事工，領導普世教會的發展。因此，他不是專放高論的思想家，他的所有想法和言論，都是緊扣現實處境，並能付諸實踐的。

### （一）高瞻遠矚的屬靈領袖

滕牧師是一個既有異象，又勇於付諸實踐的領袖。他的思想可以用以下十六字來描述：視野高遠，心胸廣闊，謹守傳統，勇於創新。

#### 甲 勇於面對時代挑戰

面對時代挑戰，滕牧師提出回應的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是對時代挑戰持正面、積極的接受態度。「任何時代的工人，都必須認識他的時代，也知道那時代的挑戰是甚麼，並對挑戰作出積極的反應，那就是說，找出這個潮流的好處來，把它的貢獻、它的正面作用，盡量的加以利用，加以配合，絕對不是完全否定，不分皂白就抱着拒絕的態度。」第二是對挑戰持平衡的理解，同時分析時代潮流裏有甚麼危機，並確定如何保守我們原有傳統裏重要的、有價值的部分，不讓它們隨流失去。<sup>96</sup>

他曾提出一個判別潮流優劣的具體原則：「如果有一種新觀念或新

---

<sup>95</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62；滕近輝：〈我們從宣信牧師所領受的屬靈遺產〉，《宣道情》第9期（1996年9月），頁1。

<sup>9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5。他又說：「基督徒既不順潮流，也不反潮流。如果在潮流裏有些因素是符合基督真理的，我們就順潮流；若有些因素是違反基督真理的，我們就反潮流。我們不是讓潮流決定我們的方向，而是跟從基督，祂決定我們的方向，我們不受潮流控制。」滕近輝：《聖經中的國度真理》，頁30；另參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42～45。

工作方法，是不合教會傳統的，但是已經顯明是聖靈的工作——使人歸向主，敬虔愛主，篤信聖經，熱心見證主，我們就應該謙卑接受，投身其中，讓聖靈的潮流推着我們前進。」<sup>97</sup>

## 乙 創新

滕張佳音師母如此描述滕牧師：「他的思想總是向前，不向後。」<sup>98</sup>毫無疑問，滕牧師勇於創新，接納許多新觀念和新做法。

譬如說，他很早便關注傳達（communication）的有效性，指出「宣講」和「傳達」是兩回事。「有些傳道人常常講道，但是聽道的人不曉得他們在講甚麼，因為他們沒有透過現代人的思想和經驗，將神的真道放入聽者的心中，這就叫做『講而不達』。今天的傳道人，必須在『傳達』上用工夫，才能使危機變為轉機。」<sup>99</sup>

滕牧師認定上帝在不同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佈道方法，所以從不抗拒任何嶄新的觀念與實踐；他又鼓勵教會培育開荒精神，勇於突破教會的四堵牆，積極從事佈道與植堂的工作。他要求教會必須有信心，這是教會發展的必要條件，信心的表現就是冒險嘗試。「沒有信心就沒有嘗試，沒有嘗試就沒有成功。」<sup>100</sup>滕牧師追求成功，卻不害怕失敗。舉例言，他主張教會應大力開植佈道所和分堂，並以自己的教會北角宣道會（下簡稱「北宣」）為例，北宣的植堂事工不乏「失敗」的經驗，但無損這個路線的正確性：

筆者的教會在過去十四年，設立了八間佈道所，其中三間關了門（多麼不容易），但是餘下的五間已有成人和青年六百餘人經常聚會，而且將來還會發展下去的。不要怕小的開始。<sup>101</sup>

## 丙 平衡

滕牧師最突出的一個性格是凡事求平衡，不走極端；既不保守拒變，亦不盲目否定傳統。他盡量在不同於他所屬的傳統的人和事上發現優點，

<sup>97</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49。

<sup>98</sup> 滕張佳音：〈悼念與我同行十六年的良伴〉，頁24。

<sup>99</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32。

<sup>100</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21。

<sup>101</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98。

和可供參考學效的地方，亦不急於批判別人的錯謬。除聖經明言的罪惡外，他對他所不贊同的事物最常用的一個說法是「偏差」，甚少全稱為「錯誤」。而對「偏差」，他有這樣的說法：

教會歷史裏曾有好多偏差，一件原來是好事，一偏差就變成壞事。每一種異端都有某些好的成分在內，但是偏差了，其破壞力就大於貢獻。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在事奉中，必須找出平衡的道路。<sup>102</sup>

與偏差相對的是平衡，而不是由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除了真理的原則不容妥協以外，人間多數的分歧衝突都不是黑白分明、是非立辨的。在滕牧師的文章裏，有個詞是用得次數不少的，便是反合（paradoxical）的真理。<sup>103</sup>他明白指出：「教會的正確路線在於一種合乎經訓的平衡，這一種平衡使我們不偏不倚走在基督旨意的康莊大道上。」<sup>104</sup>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滕牧師便已提出創造論和救贖論的平衡。他說：

在神學上，如果我們忽略了「救贖」與「創造」之間的平衡，就會產生錯誤的社會觀。單重「救贖」的基督徒會走上避世的路線，與社會脫節；單重「創造」的基督徒會走上「社會福音」的路線。聖經既講創造又講救贖，二者之間的平衡就是我們的正確路線；站在基督救贖的立場上，一方面努力傳福音，一方面在社會中發揮鹽與光的作用。<sup>105</sup>

## 丁 積極的屬靈觀

滕牧師在一篇文章裏談到屬靈觀念的幾種常見的偏差，非常具見地。這包括：（1）將屬靈限於某些術語之內；（2）將屬靈限於某種性格之內，諸如安靜、沈默、內向的人才是屬靈，活潑幽默的人便不是；（3）將屬靈限於生活的一部分之內，只限於聚會、聽道、事奉等圈子裏，沒有將屬靈原則應用於生活的每一部分；（4）生硬地將人生劃分為屬靈與屬世兩部分，將祈禱、讀經、聚會、傳福音等視為屬靈，而將社會的、事業

<sup>102</sup> 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頁106；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98。

<sup>103</sup> 例子太多，譬如滕近輝：《一份禮物》，頁54，227。

<sup>104</sup> 滕近輝：《路標》，頁287。

<sup>105</sup> 滕近輝：〈人道、社道、天道、生命之道〉，收氏著：《不自由的自由》，頁83。

的、家庭的等，視為屬世；（5）消極的屬靈，只注意不可作甚麼，而忽略了應該積極去作甚麼。<sup>106</sup> 以上所說的都可以說是華人保守教會常見的偏差。

滕牧師是一個樂觀開朗的人，生活裏充滿喜樂。<sup>107</sup> 他主張：「今天教會講台須要多宣講喜樂與真情流露的信息，因為今天教會裏有許多拉着面孔的聖徒。讓教會充滿喜樂與讚美吧。」<sup>108</sup>

滕牧師多年來都反對消極的屬靈觀，就是單單要求基督徒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卻強調一個積極的屬靈觀，即是重視基督徒應該做甚麼。他相信，積極性的基督徒才對上帝的國最有貢獻。他又說：

消極的「不要」，只是一種準備（無疑的，是很重要的一種準備，不可或無），其目的在於造成積極服事神，成就神旨意的一種力量。保羅說：「人若自潔，脫離（不作）卑賤的事（消極的準備）……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積極性的遵行神旨）。」（提後二21）<sup>109</sup>

不過，滕牧師不是無立場的中庸主義者，他在平衡中仍有所堅持。例如他承認「全人關懷」的要求，不能只關心人的靈魂而忽略人的身體，要求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中取得平衡；<sup>110</sup> 但他認定教會仍有一個最高的目標，就是耶穌基督所吩咐的：「救靈第一」。「使人與神和好，使人出生入死，使人得永遠的生命，使人作神的兒女，其他的都是次要。」所以，他繼續坦然地宣告：「要愛靈魂！救靈魂！」<sup>111</sup>

---

<sup>106</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86。

<sup>107</sup> 雖然他說在五十歲以前，常有周期性的憂鬱感；但他學習以信心對付這感覺，「拒絕一切的沮喪感。」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99~100。

<sup>108</sup> 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32。

<sup>109</sup> 滕近輝：《路標》，頁140；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23。他指出單強調基督徒「不要」做甚麼是不足夠的，還得「要」做甚麼才夠。「『不要』是不可少的，但『要』是更寶貴的。如果一個基督徒甚麼壞事都不作，卻甚麼好事也不作，他只有一半的屬靈價值。」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31。

<sup>110</sup> 滕近輝：《活出和諧與美好》，頁118。

<sup>111</sup> 滕近輝：《詩苑靈程》，頁126。

## （二）神學教育與門徒訓練

### 甲 神學教育水平的提高

滕牧師畢生參與神學教育，曾較長時間服事廣州聖經學院、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乃役學院與美國宣道會神學院（Nyack College and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牧職神學院等；自然亦注重神學教育，認定這是教會其中一條命脈。「神學教育的素質如何，就決定教牧人員的素質如何。教會的前途與神學教育有極密切的關係，不容忽視。」

過去華人的神學教育完全由西教士主辦，在行政上和經濟上都控制在差會手中，造成華人教會甚少關心與支持神學教育的觀念。不過，隨着華人教會的成長與成熟，投身神學教育的人才增加，對神學教育的關心和支助亦相應增加。<sup>112</sup>七十年代以後，從西方修畢神學高等學位的人才漸多，台灣和香港的神學院大都由華人擔任院長，經濟上逐漸走向自立，程度也不斷提高，而獻身全時間事奉的青年人數亦在上升中。<sup>113</sup>

滕牧師的期盼是建立一個福音信仰的神學體系和神學教育體系：

今天華人教會需要一班神學生起來，需要一班傳道人起來，在純正的信仰上站立得住；同時還要接受一項特別的挑戰，也是我們的責任，那就是在神學上建立一個純正信仰的系統，這是很大的挑戰。<sup>114</sup>

他慨歎一些在西方留學追求高深學問的人，被非正統的神學思想拉了過去。

滕牧師不反對在神學院追求嚴肅的學問，理性化地討論聖經和神學的問題；但他提出四個指導性的原則：（1）一切理性活動要降服在啟示之下，符合聖經的真理；（2）理性活動必須與內在的屬靈生命互相連結；（3）理性活動必須是能付諸實踐的，不能跟生活、教會和傳福音脫節；（4）理性活動必須降服在聖靈的大能之下，惟有倚靠聖靈的大能，我們才能成就屬靈的事工。

<sup>112</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3；〈今日聖靈之風的方向〉，頁100。

<sup>113</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3～14。

<sup>114</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人》，頁70。

還有更重要的是，神學院的設立，主要是為教會培訓傳道工人。這是最根本的責任。如果華人神學院逕自提高學術水平，失卻了對這個責任的專注，便會重蹈西方神學教育失敗的覆轍。<sup>115</sup>

## 乙 傳道人的地位

滕牧師期望傳道人同時是哲學家、科學家和詩人；就是兼有哲學家的頭腦、科學家的現代化知識和詩人的氣質。他鼓勵神學生寫詩，並向兒童講道，這是考驗他們的理性學習能否化成貼近現實、關連人性的信息。<sup>116</sup>滕牧師也多次談到傳道人的地位問題，這是世界各地華人教會普遍出現的問題。隨着平信徒的使命和屬靈地位愈來愈受重視，許多人認為應該泯除傳道人和信徒間地位上的差異：「他們的地位一樣，分別只是傳道人工作的時間多了一點，平信徒工作的時間少了一點；這是唯一的分別，是量的分別，不是質的分別，因此造成了福音信仰的教會裏領導上和權威上的危機。」傳道人平信徒化，動搖了他們「在教會裏面的領導地位和權威」。

滕牧師堅持傳道人在地位上的特殊性，因為全職事奉神的人乃出於神的特殊呼召。因此，傳道人無論在身分和責任上，都跟平信徒有所不同：

每一個全職事奉神的人，是神對他有特別的旨意，把他呼召出來，揀選他、立定他、設立他作全職的事奉；他應該有神清楚的引導，也有神給他的恩賜、印證，以及教會的印證，然後他走上這一條全職事奉的路，是一生之久的，不可半途而廢。他要絕對的、完全的，分別為聖出來事奉神，在他身上有神特別的同在，有神給他的權柄，有神給他的恩賜、能力，有神特別的印記。弟兄姊妹對他要格外的尊敬，不能說「他是神的僕人，我也是，我和他一樣」，那是不正確的。<sup>117</sup>

滕牧師堅持傳道人與平信徒的分別，卻不代表他在事奉的觀念上保守狹窄。他多次強調華人教會需要不同的專才，並相信事奉的場景不限於教堂

<sup>115</sup> 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59。

<sup>11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9～105。

滕牧師寫了不少詩歌，散見在他（特別是早期）的著述裏，多數是作為序言，間中也附在段落結束時，譬如《寫給信仰的追尋者》（香港：宣道，1971），頁壹至捌，29，150～151，157～160；許朝英、黃國凱編：《金輝歲月》便收錄了好些滕牧師所寫的詩，頁58～97。

<sup>117</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0。

的四堵牆裏。他大力贊許在七十年代以後普遍出現的「擴大獻身範圍」<sup>118</sup>的想法：

……近年來，獻身事主的觀念開闊了許多。過去，獻身事主的範圍是限於教會事工的圈子以內。但是現在，教育、醫護、大眾傳播、輔導、戒毒、藝術等等，都包括在獻身的觀念之內了。這些工作都與傳福音發生了聯繫。因此，傳福音的幅面頓時增加了不少，動員的基督徒數目也與日俱增。<sup>119</sup>

但滕牧師指出，這些專業獻身的人必須在專業訓練以外，接受相當的神學和靈性的訓練。教會和神學院要為他們提供適切的裝備，而這是傳統神學院未曾做過的。<sup>120</sup>他建議由神學院給有心領人信主的教師和護士開辦短期訓練班，使他們對信仰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懂得如何領人歸主。

香港教會承辦為數不少的教會學校，惟是過去帶引學生信主的不多，滕牧師認為這跟教師缺乏傳福音的心志和裝備有密切的關係。<sup>121</sup>他大膽主張：「我們應該進一步把教師和護士工作也放入全時間事奉主的範圍之內，意思就是說：一個熱心愛主具有傳福音負擔的基督徒，可以奉獻自己在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裏面，作帶領學生或病人信主的工作。」<sup>122</sup>這樣便把全職事奉的觀念擴大了。

### 丙 基督教教育與門訓

七十年代以後，台灣和香港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這意味着教會一方面要加強對傳道者的培訓，好讓他們能有效向知識分子傳福音；另一方面亦要求加強對教會內部的知識分子信徒的培訓。「教會裏面的智識分子決不再滿意於單單坐在那裏聽道，他們要求心意的表達和事奉的出口，因之宗教教育的需要大大增加；教會必須輔導信徒如何面對本時代內的各種問題。」<sup>123</sup>

<sup>118</sup> 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頁67～68。

<sup>119</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2。

<sup>120</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41；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48。

<sup>121</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0。

<sup>122</sup> 滕近輝：〈中國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頁106。本文也收入《時代的挑戰》一書裏，惟是標題刪去「中國」兩字。頁12及後。

<sup>123</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9。

這是一個信徒崛起的時代。惟是滕牧師期望崛起的不僅是一般性的信徒，而是真真實實的耶穌基督的門徒。他注重基督教教育和門徒訓練，視為華人教會在本時代中的重要課題；惟有是更多信徒、所有信徒都成為門徒，華人教會才更成熟、更有力量。<sup>124</sup> 因此，他要求將門徒訓練放在教會生活的根基之上。惟有真門徒才能為上帝完成大事。「教會的真實力，不在乎受洗入會的人數，乃在乎門徒的數目。」<sup>125</sup>

他指出，基督教的真理是實存性的，要求的不僅是認識，更是經驗和跟隨；所以，真理所產生的不是學生，而是門徒。<sup>126</sup>

基督教教育的重點，就是在於向基督學習。每一個屬主的人都要作祂的學生。教會的意義之一，就是「基督的學校」。在這一間學校裏，每一個學生都是終身的。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亦即「學無止境」。基督對我們的呼召，正是「你們要學我的樣式」。<sup>127</sup>

門徒學習的目標是生命的長進，更像基督。他們必須殷勤地學習祂的道。愛主和愛主的話是兩種不可或缺的動力。滕牧師認為，每個基督徒都具有雙重身分：上帝的兒女和基督的門徒。當一個人重生以後，便自然是上帝的兒女；但每個上帝的兒女都必須經過學習和訓練，才能成為基督的門徒。<sup>128</sup>

當時期，華人教會中絕大多數只有兒童和少年主日學，滕牧師認為教會的要務是開辦青年級和成年級主日學，在主日學中進行各種訓練，和推動團契生活。<sup>129</sup> 滕牧師又主張在神學院大力發展延伸制的神學教育，將平信徒訓練為在事奉上的活躍分子。他稱這是教會裏面的一股新力。<sup>130</sup>

滕牧師又主張加強雙向式的互動教學模式。他指出過去華人教會幾乎都以培靈會作為唯一增進信徒靈性的方法，但今天主卻興起了更多的方

<sup>124</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78；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19～120。

<sup>125</sup>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21，23。

<sup>12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2。

<sup>127</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2。

<sup>128</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18。

<sup>129</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49。

<sup>130</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3，118～119。

式：專題講座、靈命進深功課、延伸課程等，漸漸將單向的傳講方式轉變為互動的方式，這是更具時代性的做法。<sup>131</sup>

今天是一個對話的時代，人人要求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機會。教育水準的提高，也使一般信徒具有表達意見的能力。我相信，今後教會在教導工作的重點，將要越多放在討論式的查經班、交通聚會、問題討論會和研習班上。傳道人和一切具有屬靈深度的基督徒，可以在這些聚會中，用分享的方式幫助別人。<sup>132</sup>

不過，滕牧師仍然推崇講道，認定它「永遠是重要的一種教導方法，是聖經特別注意的（林前十四1）。教會決不可輕視這一種方式」。<sup>133</sup>

### （三）聯合事工

二十世紀下半葉福音主義運動的一個特色是在福音使命上合一。面對世俗主義和無神論的衝擊，也迎向自由主義和各種新神學的挑戰，福音派教會愈來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少數派，合一是他們在這個環境下實踐福音使命的唯一出路。誠如林塞解釋1966年惠敦的教會普世使命會議的緣起時所說：

基督教是一個少數人的宗教，在此廿世紀下期，這個趨勢恐怕會愈來愈麻煩。不管過去的成就如何，這個時代的挑戰與革命風潮，迫使福音派召開一高峰會議，來顯明他們不是孤單地在一個小世界裏勞苦工作；神已經從各族各方各國呼召專心愛祂的人出來；世界性的宣教策略必須釐定；福音派在宣教事工上，空前地需要聖靈的同工；而且指明向全世界傳福音是這個世代真正合乎聖經的目標。<sup>134</sup>

1976年，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香港舉行，有來自世界二十餘個不同地區的1500人赴會。滕牧師總結說：「那一次的會議是嘹亮的角聲，號召全世界福音信仰的華人教會，走上合一、合作、見證與復興的道路。因此，它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sup>135</sup>

<sup>131</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90。

<sup>132</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29。

<sup>133</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30。

<sup>134</sup> 林塞：〈會議綜覽〉，頁7。

<sup>135</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5。

會後，在香港設立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推動差傳、教會增長、中西合作、青年工作等會議；出版《今日華人教會》月刊和《教牧分享》雙月刊，發行網遍及全球，影響廣泛。

第二屆華福會議於1981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赴會者1300人。其中香港佔二百人。在香港赴會者中，宣道會同工及會友比例最高。這跟滕牧師的推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對滕牧師來說，華福運動的真正重點在推動眾教會實踐福音使命，合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華福是主在普世華人教會中所興起的傳福音運動，其目標是努力在主再來之前完成大使命。」<sup>136</sup>

滕牧師忝為華人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重要領袖，縱橫世界各地，出席和主領各種會議，對教會發展的趨向自然瞭若指掌。他在許多文章裏都有提到這些不同的發展趨向，諸如各地教會的情況、一些新的思想和運動等。滕牧師對普世教會的拓展和宣教最感興趣，諸如南美洲、非洲和亞洲等地的教會復興，第三世界國家的宣教運動等，常常撰文介紹。他相信這些正面的發展都是聖靈在今天的能力的彰顯。<sup>137</sup>他稱之為「聖靈之風」。<sup>138</sup>

滕牧師對美國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麥蓋倫（或稱馬蓋文，Donald A. McGavran）所成立的教會增長研究院，和所推動的教會增長研究和運動最為推崇，視為聖靈之風的第一個方向。他認為教會增長理論有兩個基本要點：第一是要求教會所有牧者和信徒全體動員，參與福音使命，而不是將事工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第二是在確定聖經原則之餘，採取靈活多變的策略，根據不同地區的特殊情形，做不同的事工。他惋惜華人牧者和信徒對這運動大都無所認知，遑論積極參與。因此他要求神學院開設教會增長課程，另設訓練班給在職教牧同工，並出版教會增長的相關書刊。<sup>139</sup>

<sup>136</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38。

<sup>137</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89～92；〈現代聖靈能力彰顯實況〉，《宣道情》第8期（1996年6月），頁2；〈福音火焰在南美〉，《抉擇月刊選輯》，頁197～200；〈中國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抉擇月刊選輯》，頁106。

<sup>138</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22及後；滕近輝：《給我羊》，頁194。

<sup>139</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23～26。他又稱許推動教會增長運動的人為「戰略型的先知」；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3。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滕牧師便談到短期宣教所為教會帶來的種種衝擊。在華人教會，這才是剛冒起的新生事物，可在西方教會已斷斷續續發展了四、五十年。滕牧師特別提到美國宣道會的差會對短宣所持的謹慎態度：仍然堅持長期宣教士的態度，擔心「短期宣教制度可能成為青年人逃避神呼召他們終身作宣教士的藉口與橋梁。短期宣教制度可能在長期的作用上，成為宣教事工的致命打擊。」不過，滕牧師本人則較為開放，主張在堅持以長期宣教作為主線，包括教導青年信徒毫無保留地獻身為終身宣教士的前題下，容許一些經確認有宣教的恩賜和能力的信徒，按照他們當時的感動，踏出宣教事奉的第一步。<sup>140</sup> 在八十年代以後，滕牧師更積極參與短宣中心，推動短期宣教運動。<sup>141</sup> 他並且說：

今天華人差傳事工不應將短宣與長宣對立起來。事實上，短宣事奉有其聖經根據，即舊約的拿細耳人。他們自願的將自己獻給神，一過所定的時期就可以還俗。從另一個角度看，今日的短宣優於昔日的拿細耳人，因為短宣是多次的，在一種意義上講，是在一生中陸續分期出現的。短宣運動事實上加強了本地福音事工，也加強了外地福音事工。因此，短宣與長宣是一種美好的配搭。事實上有一部分短宣隊員後來成為長期宣教士。<sup>142</sup>

滕牧師的結論是：「今天我們需要長期的宣教士，但有時也需要短期的宣教士。前者為主，後者為輔。」<sup>143</sup>

#### （四）青年工作

滕牧師曾說：「我發現神工作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在學生中間，特別是在大學中間動工。」<sup>144</sup> 滕牧師注重青年工作，積極扶掖後進，給予他們發展的空間和晉升的機會。他主張使用時代的語言，運用時代的思想形態，向青年講道，讓他們較易接受。<sup>145</sup>

<sup>140</sup> 滕近輝：〈短期宣教的價值評估〉，《宣道情》第13期（1997年9月），頁1。

<sup>141</sup> 滕近輝：〈華人教會歷史中的短宣運動〉，頁2及後。文章原發表於1999年。

<sup>142</sup> 滕近輝：〈華人宣教事工的再思〉，滕張佳音編：《短宣運動面面觀：十五週年文章匯萃》，頁41。文章原發表於2002年。

<sup>143</sup> 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頁88，69。

<sup>144</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61。

<sup>145</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29。

七十年代是青年興起的時代，滕牧師說：他們不再是「明日的主人翁」，已經成了「今日的力量」。<sup>146</sup> 在這個階段，北角宣道會積極開展青年事工，深受歡迎，年輕信徒大量增加，青年團契因人數太多而分成十二個團，教會亦因此成了以年輕人為主的教會。滕牧師信任和接納年輕人，給予他們很大的參與空間。<sup>147</sup>

滕牧師事奉的年月橫跨半個世紀，見證着香港教會的重大變化。上世紀五十年代，隨着大量移民從中國大陸來港，福音工作蓬勃發展，許多移民皈依耶穌，他們的年齡由青年到中年不等。當時也有好些信徒由不同省份遷港定居，加入教會，他們大都在中年或以上。因此，五十年代的教會是由青年到中年的一羣來領導的。七十年代以後，前述一批信徒的後代，也就是在香港出生和成長的一代崛起，他們成了教會的新生代。這個新生代操標準的香港粵語，認同本地文化，亦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六、七十年代興旺發展的校園福音事工的栽培下，和七十年代以後如雨後春筍創立的福音機構的啟迪下，他們迅速成了教會的新興力量。兩代信徒在知識和靈命上都有顯著的差異，難免出現種種不協調甚或衝突；有教會面對年輕信徒大量流失，有教會發生爭執與奪權，也有教會年長信徒主動讓位給新生代。教會領導層年輕化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普遍現象。對此，滕牧師有一個重要的觀察：

在華人教會歷史裏面，曾經產生過兩種偏差的情形：一，一九六〇年以前，一般教會裏面，中年以上的人多，而青年人少，因此，那些熱心事奉的人都是成年信徒。那時，一般會友渴望青年人興起來愛主事主。二，由七十年代開始，各地教會中青年信徒增多，聖靈在他們中間特別動工，他們信主以後，積極追求，靈命長進得相當快，獻身的人也不少。這是令人鼓舞的現象。許多教會都採取「青年工作路線」。於是，各種聚會青年化。漸漸地，成年會友悄悄退後，他們有慶幸的心情，也有讓賢的精神，但是不知不覺中，他們在神家失去了積極的參與，也跟着減少了作用。這是另一端的偏差。<sup>148</sup>

<sup>146</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10。

<sup>147</sup>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頁72~74。不過，本書也提到在八十年代以後，情況出現重大轉變，北宣不再是以年輕人為主的教會了。頁75~78。

<sup>148</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6；滕近輝：《一份禮物》，頁97。

滕牧師相信，無論是偏重青年抑或偏重成年，這兩種偏差都會削弱教會的力量，故都不是教會之福。他期待教會能讓青年人與成年人會師，一同投入福音事工的洪流中。

教會因年輕化而出現種種困難，這跟今天教會普遍老齡化，難以留住和吸引年輕一代，情況可謂南轅北轍。

## （五）聖靈與靈恩

### 甲 注重聖靈

滕牧師非常重視對聖靈的教導，他大概是非靈恩派的華人作者中，撰述與聖靈有關的著作最多的一人。他曾指出：「關於聖靈充滿，有兩個極端，一個是把說方言與聖靈充滿混為一談；另一個是因為怕靈恩派而絕口不提聖靈。兩者皆屬錯誤。」

他一方面批評靈恩派的錯誤教導，諸如過分高舉說方言，要求所有信徒都說方言等；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可因噎廢食，反而應該在教會中多講聖靈的能力、工作與充滿，使信徒有正確的認識。主耶穌自己很注重聖靈的工作。祂在給門徒的臨別訓言中（約十四~十六章），多次提及聖靈的工作。我們甚至可以說，聖靈是其主要信息。」他總結說：我們必須潔淨自己，藉着信心和祈禱，領受聖靈的充滿。<sup>149</sup>

聖靈對信徒有兩個主要的作用：第一，將信仰個人化。

滕牧師根據約翰福音十六章13節指出，耶穌基督給我們客觀的地位和真理，而聖靈則帶領我們進入這個真理的實際和經驗裏。聖靈幫助人對上帝和祂的話語有所渴慕和追求。<sup>150</sup>

滕牧師對聖靈的態度，大抵如同他所尊崇的宋尚節的立場。他這樣敘述宋尚節的立場：

他有時在夢中禱告時說方言，有時在他講道後，會眾同聲禱告時有人說起方言；但他從不高舉方言，也不鼓勵人說方言，他始終不走靈

<sup>149</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5；滕近輝：《路標》，頁187~194；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65~66。

聖靈充滿和聖靈的能力是宣信和陶恕一貫強調的教導；參宣信：《能力的澆灌》，頁160及後。

<sup>150</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40。

恩派的路線，卻十分注重追求聖靈充滿，為要獲得愛心，以及在傳福音、勝過罪惡和過聖潔生活上的能力。當靈恩派的人想影響他時，他常回答說：「聖靈最大的工作是愛心、聖潔與傳福音的能力。」<sup>151</sup>

滕牧師相信，在末世的日子，正是撒但變本加厲工作的時候，若我們要勝過他，就必須獲得聖靈超自然的能力，所以我們要加強對聖靈工作的追求。他這樣說：

在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中，神多次用超自然的方法彰顯祂的恩典和能力，使徒行傳不過是這歷史的第一章而已。明乎此，我們不能不覺得：今天基督的教會，大體上已遠離使徒時代教會那種超自然的模式，安心於一種近乎自然主義的狀態，只口頭承認基督教中的超自然事物，但在事工上，卻幾乎毫無例外地用自然的方法。我們對超自然的因素，難道不應尋求一種新的、更合乎聖經的路向麼？單對超自然的事物有開明的心態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有積極的態度；那就是說，應該主動的追求它，並且培養一種企盼它發生的心態。

聖經說，那惡者在末世將更見活躍，比從前更施展牠超自然的能力。很少人會懷疑，我們現今已處身末世，而且在四方八面看見撒但加緊工作的徵兆。顯然，我們如果嘗試用自然的力量和資源去與撒但交戰，真是愚不可及。我們根本不是牠的對手，我們若在自然的層面上與牠交鋒，是注定要失敗的。<sup>152</sup>

滕牧師常常在各地教會宣講關於聖靈的信息，強調的就是這個重點。<sup>153</sup>

事奉需要倚靠聖靈的能力，講道尤其需要，這聖靈所賜的能力便是恩膏。<sup>154</sup>

<sup>151</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1。

<sup>152</sup>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30~31。

<sup>153</sup> 滕近輝：〈佈道——與教會的能力〉，林塞編：《教會普世使命會議報告書》，頁36~45；《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31~32；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5~6。

滕牧師說：「神的工作有一個方程式：聖靈的能力+美好的靈性+方法。」滕近輝：《靈力剖視》，頁6。

<sup>154</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46。「恩膏」的觀念是不少中外牧者愛用的觀念。滕牧師翻譯邦茲：滕近輝：《祈禱出來的能力》就大力提倡，參如頁65~67。

## 乙 謹慎靈恩運動

至於靈恩運動，滕牧師有相當持平的看法。他反對完全擁抱和徹底否定的兩個極端立場，「認為基本上靈恩運動是神恩典之工，但有些時候被撒但侵入，使它變質，產生偏差。我們可以追求，但應該隨時小心分辨，避免偏差，不要因噎廢食。」

他承認不少人因靈恩運動而信主或復興，也有不少地區（如南美的阿根廷和巴西）的靈恩運動在福音工作上有巨大貢獻；但他補充兩點：

第一，靈恩運動並非復興的必須：這可再細分三點來說明：「1. 在許多地區，非靈恩派內也有教會的迅速增長及堂會的發展，例如韓國及中國大陸。2. 在教會歷史中歷代的大復興及普世差傳的成功，都是在靈恩運動之前。靈恩不過是二十世紀的現象。3. 傳統的聖靈充滿，如宋尚節、王明道、慕迪、司布真、衛斯理等許多人所經歷的，仍是最穩妥而真實的一條路。在這個時代，信徒必須追求聖靈的工作。」

第二，靈恩運動出現許多的偏差錯誤：「靈恩運動近年來有許多混亂的現象，令人難以放心；同時他們偏重在一些特殊的事上追求，失去了全面的平衡。」

因此，滕牧師沒有投入靈恩運動，同時提出偏差的警訊；卻努力宣講聖靈工作的重要性，並追求聖靈充滿，又保持對靈恩的弟兄姊妹的愛心。<sup>155</sup>

與中南美洲、非洲，甚至是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相比較，靈恩運動在香港的發展相對規模較小，影響也較小。滕牧師相信原因在於香港有許多教會已注重聖靈的真理，讓信徒在這方面有所了解。<sup>156</sup>

滕牧師特別批判跟靈恩運動相關的成功神學，就是主張聖靈幫助人取得世俗的成功與人間的豐盛。他指出這種神學取消了十字架的道路、捨己、向世俗死、對付肉體等重要信息，所以必須加以警剔。<sup>157</sup>

<sup>155</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5。滕牧師沒有直接明言這是他的立場，但根據上文下理，我們毋庸對此置疑。

<sup>156</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194。

<sup>157</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1。

即或套用在教會的事工上，滕牧師還是警剔不要追求成功之神。「今天，教會極容易只注意外表上的發達與發展，因而離開了主為教會所定的真正目標。人數上的增多和經濟上的

滕牧師是一個追求平衡的牧者。他沒有從本質上否定靈恩運動，也沒有否定靈恩運動的許多想法和做法。譬如說，他一方面肯定傳統詩歌的價值，另一方面卻又說：「靈恩運動對敬拜有顯著的貢獻（尤其是葡萄園的詩歌），把會眾帶入個人的、直接的、感情的、向神的敬拜中。這是很寶貴的。」所以他主張「把上述兩類詩歌配合在一起」。<sup>158</sup>

## （六）文字工作

滕牧師嘗言：「在我一生的事奉中，文字事工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曾寫了二十多本書和數不清的文章，此外還有在不同教會的講章約三千篇。」<sup>159</sup>

滕牧師注重文字工作，常常慨歎教會對文字事工的支持不足，難以挽救人才，提供優秀的文字成果。<sup>160</sup>他說：

每一次在美國乘車經過守望台（耶和華見證人）的印刷機構，我心中都泛起一陣深深的感觸：最善於利用文字工具的團體，竟是異端教派！而「福音信仰」的眾教會，在文字福音工作上，總是不能振發起來。這是令人嘆息的事。這當然不是說，文字福音工作全無進展。多種新譯新著新刊陸續出現，令人得到安慰。但是，一般教會對文字福音工作的關心、支持及人才的訓練，實在仍然是十分淡漠。文字福音工作是「大使命」實施中主要項目之一。它是一項重大的工作，但是今天一般教會對於它確實是輕描淡寫。這豈不正是「大題小做」？<sup>161</sup>

滕牧師嘗言：「教會的文字工作實在是一場戰爭——將人從撒但權下奪回而導之歸向基督的戰爭。」<sup>162</sup>又說：「在福音事工戰略中，文字工作永遠有其極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在文字工作上失敗，就永遠不能在『思想爭奪戰』中獲勝。」<sup>163</sup>

富裕，很容易被誤作蒙恩的標準。但是神的真正同在是表現於敬虔聖潔的人格、愛主愛人的態度、熱心的事奉與服務、十字架的精神、傳福音的心志。」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07～208。

<sup>158</sup>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3。滕牧師欣賞靈恩傾向的教會的敬拜模式，包括舉手等肢體語言，認為這是福音信仰的教會需要學習的。滕近輝：《生命就是要長進》，頁46～47。

<sup>159</sup>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30。

<sup>160</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95。

<sup>161</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6。

<sup>162</sup> 滕近輝：《路標》，頁245。

<sup>163</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7。

滕牧師強調文字工作在思想爭奪戰中的關鍵作用，源自他對現實的診斷和對未來的期盼，就是希望加強信仰在感情層面和理智層面的作用。

神的道不但是我們個人靈性的基礎，也是我們底感情生活、理智生活的基礎。今天一個事奉神的人是應該注意把神的道在我們身上發揮作用的範圍擴闊。過去到基督教的出版社看書，中國人的著作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講章式的；用不大好聽的話，就是八股式，或說教式。我們不是輕看講道，輕看講道就不得了！但是過去華人基督教著述的範圍是狹窄的，拘限於講道式，但是今天慢慢擴展到，從文藝的角度、從理論的角度，把神的道滲透我們整個人，使我們的感情生活裏面有神的道，使我們的理智生活裏面有神的道，這樣基督徒就會更全面地受神的道所影響、栽培、建立、指導。這是一個好現象，是華人教會的進步。<sup>164</sup>

滕牧師提醒撰寫屬靈文章的作者，特別是寫講道文章的，應追求使自己所寫的信息生動，與人生經驗結連，減少屬靈術語的堆砌；千萬不要流於屬靈八股，流於說教，讓信徒失去對屬靈文章的胃口，甚至進而輕視講道、輕視屬靈的訓勉。<sup>165</sup>

他又提到今日基督教寫作所應採取的十條路線：

1. 新聞感：信息儘量與時事相聯；
2. 真實感：信息與人生經驗相聯；
3. 時代感：信息與現代問題相聯；
4. 需要感：信息與人生基本需要相聯；
5. 切身感：信息與人生基本的矛盾相聯；
6. 基要感：信息與基本人生哲學相聯；
7. 價值感：信息與道德和社會理想相聯；
8. 迫切感：信息與人生危機相聯；
9. 滿足感：信息與人類心靈的真空地帶相聯；

<sup>164</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76~77。本段應是滕牧師講道錄音的筆錄。

<sup>165</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36~37。

10. 問題感：信息與人生現實問題相聯。<sup>166</sup>

這裏可舉一個滕牧師支持文字事工的例子。在《突破》創刊後不久，滕牧師便為文為它的「福音預工」路線辯護。

最近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了「突破」雜誌，其目的是要用側面的方式，把基督福音的種子撒在青年學子的思想中。這是一種適合時代需要的嘗試。正面傳福音的刊物和文章比較多，但是它們接觸不到非基督徒的學生們。一些熱心傳福音的基督徒們，甘願擔起編輯和籌劃經濟支持的沉重擔子，冒一部分基督徒不了解和批評的危險，去完成心中的負擔：滲透非基督徒青年的思想，引導他們歸向基督。<sup>167</sup>

滕牧師稱許所有文字工作者皆是加入了一個榮耀的行列，因為摩西、大衛、保羅等都是文字工作者，甚至連上帝自己也是。<sup>168</sup> 這裏稍提滕牧師對蘇恩佩的評論，是在她逝世後一星期寫的：

我第一次認識蘇姊妹，是大約二十年前（按：此文執筆時為1982年），她三姊妹一起到馬寶道本堂舊址來，和我約談關於靈性與獻身事主的事。第二次見面是在台北，那時她已從美國惠頓大學讀書回來，擔起了《校園》雜誌主編的擔子，獲得普遍的重視。這時期中，她的甲狀腺癌發作，醫生說她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她暫時遷往星加坡休養，但是竟然和一些弟兄姊妹創辦了《前哨》，是該地文藝見證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跟着回到香港，和同心的弟兄姊妹創辦《突破》雜誌，擔任總編輯。這一種「福音預工」的運動，立刻獲得香港各教會青壯年弟兄姊妹們的重視與支持。刊務蒸蒸日上，同工與義工多達二百人。她在港的頭幾年在本堂參加主日崇拜，後來因為渡海路途太遠，改往九龍聚會。在我主持《扶擇》編政的第一年中，她給予我很大的幫助。

她一直身體軟弱，遭受死亡的威脅，但她以獻身精神與死亡戰鬥，一天當兩天用，開放了生命的燦爛花朵，成為千萬青年基督徒靈感的源頭。雖然她的一生短促，在盛年時夭折，但是她已經達成了人生的光榮任務——跑盡了當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打過了美好的仗。恩佩姊妹，我們為你感謝神！我們懷念你對基督國度的光榮貢獻。<sup>169</sup>

<sup>166</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74~81。

<sup>167</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0。

<sup>168</sup> 滕近輝：《路標》，頁246。

<sup>169</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31。

滕牧師也大力推動廣播、工友、學生和福音戒毒等當時期不同的新興事工。<sup>170</sup> 他相信上帝在每個時代都會有祂特殊的工作方式，真理不變，方式常變；所以，基督徒必須「尋求上帝在這一個時代裏面所要用的佈道方法，絕不可墨守傳統上的成規。聖經的原則是必須遵守的，但是這些原則的表達方式卻是活潑多變的。因此我們必須有強烈的時代感。」<sup>171</sup>

## （七）差傳宣教

有關差傳事工，誠如盧家駁牧師所言：

在華人教會中，沒有人夠資格去介紹滕近輝牧師，講及他在差傳上的參與和經驗。滕牧師在教會中推動差傳事工，在神學院中建立差傳系，在海外教會間往來奔跑推廣差傳異象，又自己成為宣教士，獻身在西加里曼丹傳揚主的福音。滕牧師不單創立了「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也積極推動聯會事工直到如今。<sup>172</sup>

滕牧師積極推動差傳工作，致力將之發展成普世華人教會的聯合運動。他先後擔任香港中華宣道會海外佈道會主席、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主席及亞洲差傳聯會主席。滕牧師相信差傳既是上帝對教會的旨意，是聖靈工作的方向，又是教會發展的重要動力。<sup>173</sup> 他這樣呼籲：

神的心意是要華人教會在主再來之前投入普世性的福音大計畫裏，有新的看見、新的心志、新的裝備、新的推動、新的獻身。華人教會獻身的人太少了，聖經中的原則是「多給誰，就向誰多取」。今天神要在華人中興起更多宣教士向普天下傳福音，華人基督徒要起來響應，奉獻自己，成為主的使者，到世界各地各方去傳福音。<sup>174</sup>

他說：「有一件事，是筆者特別強調的，就是今天華人教會的差傳事工必須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大運動，才有真正成功的希望，不然，它會像過去極少數教會的海外佈道工作一樣，是曇花一現而已。」<sup>175</sup> 這裏所說的

<sup>170</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6。

<sup>171</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89~190；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73。

<sup>172</sup> 盧家駁：〈編者的話〉，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5。

<sup>173</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04。

<sup>174</sup> 滕近輝：《飛越時空的書卷——撒迦利亞書的信息》，滕近輝編輯4（香港：宣道，2012），頁12。

<sup>175</sup> 滕近輝：《聖經中的十大異象》，頁124；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67，69。

「曇花一現」，乃是指如1918年開始的中華國內佈道團，和1930年成立的中華國外佈道會等先驅性事工；它們都有一些熱心的同工積極參與，也結出了美好的果子；卻未能喚起中國教會對差傳工作的普遍注意和支持，未有健全的差傳組織，也未能匯聚成一個延之久遠的運動。<sup>176</sup>

滕牧師在牧養北宣期間，致力推動教會成為一間宣教的教會，<sup>177</sup> 就是「有差傳意識的教會」；<sup>178</sup> 並且不僅差出金錢支援各地的宣教事工，而是能夠由會友產出宣教士。<sup>179</sup> 所以，當1985年胡欽禮作為北宣第一位會友成為宣教士被差遣出去的時候，滕牧師感到雀躍。<sup>180</sup> 滕牧師在帶領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時，積極推動宗派的海外宣教事工，使宣道會成為差出最多宣教士的宗派。而在他前赴美國，承擔神學教育和領導美國宣道會華聯會期間，他亦同樣積極推動宣教，出版《宣教情》，並將目標扣定在與北美洲接鄰的中南美洲之上，宣稱期望在中南美洲的每片國土上都插上基督福音的旗幟。<sup>181</sup>

值得一提的是滕牧師對差傳定義的看法。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差傳界曾有一個關於差傳路線的討論。有人主張宣教只有一個意義，便是教會差人到海外，在非華人中間傳福音；只有這樣做才算是宣教，其餘都不是。滕牧師的看法較為中庸，他認為當一個堂會將眼光推展到本堂範圍以外的事工上，差人出去在堂外任何地區傳福音，而堂會承擔代禱和經濟支持的責任，則不管在本地抑或海外、在華人中間抑或非華人中間，都是差傳。所以，在香港建立分堂是差傳工作，支持福音機構承擔不同界別與羣體的福音工作是差傳工作，派遣宣教士到海外當然是差傳工作。對這三種差傳工作，滕牧師和他領導的北宣都有積極的參與和承擔。<sup>182</sup>

當然，滕牧師沒有忘記將福音傳遍天下的使命。他呼籲華人教會突破「華人中心主義」，在致力向海外華人傳福音的同時，也要超越華人的界

<sup>176</sup> 滕近輝：〈中國教會歷史給我們的教訓〉，頁107。

<sup>177</sup> 北宣的差傳工作是在1962年初便開始的。滕近輝：《給我羊》，頁152，196。

<sup>178</sup> 滕近輝：《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頁44。

<sup>179</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60。

<sup>180</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206。

<sup>181</sup> 滕近輝：〈讓我們在中南美洲的每片國土上插上基督福音的旗幟！〉，《宣道情》第1期（1995年2月），頁2。

<sup>182</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04~205；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52，191；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9。

線向其他民族傳福音。<sup>183</sup> 他鼓勵華人教會按照能力和認識，分階段推行差傳工作，由近處逐漸推展到遠處。<sup>184</sup>

滕牧師在八十年代初年已注意到西方自由派學者將mission一詞的意義無限擴充，把重點放在教會向普世表達神的愛和公義，卻不注重宣講和歸信。他不反對非言語的見證、非言語的宣講，卻堅持福音派教會必須保持宣教的重點，就是用言語宣講叫人得救的福音（*verbal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of salvation*）。<sup>185</sup>

滕牧師又曾指出有些教會只注重培靈，不注重傳福音，違反了上帝的重點，故多年來都沒有顯著增長。他主張「把培靈的效果積極的引用到傳福音的事工上去。」<sup>186</sup>

## （八）國度視野

滕牧師反對個人主義的信仰，強調基督徒不僅追求個人的得救，也期待「在國度裏追求得勝、得賞賜、與基督一同作王」。他大力提倡國度的真理，要求信徒突破種族、文化以及宗派的樊籬，彼此結連合作，完成福音使命，使基督得榮耀。<sup>187</sup>

他承認個人得救是重要的，但上帝的救贖計劃卻不僅是為了個人，而是要揀選一個羣體，就是教會，來實踐祂的福音使命。「神的計劃不只是一個人救恩的計劃，雖然個人救恩是集體救恩必經的步驟，而集體救恩是神在救贖中的行動最終的目的。」<sup>188</sup>

滕牧師慨歎，在每個時代大部分的基督徒常常是悖逆的、失敗的、退後的、軟弱的、自私的、不負責的，上帝無法藉着他們作成甚麼。但是，每個時代卻有一部分屬於上帝的人，大有信心，向上帝忠誠，不畏逼迫和

<sup>183</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30。

<sup>184</sup> 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頁69。

<sup>185</sup> 滕近輝：《一份禮物》，頁206。

<sup>186</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38。

<sup>187</sup> 滕近輝：《飛越時空的書卷》，頁13～17。滕牧師對國度的真理闡發得最詳盡的是他在1997年港九培靈研經佈道大會的系列講道，後收錄為《聖經中的國度真理》，特別參第9章。

<sup>188</sup> 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11。

艱苦，堅立不屈，被上帝大大使用，成全祂的旨意和計劃。滕牧師稱這少數人為「得勝者」，上帝在每個時代的旨意便是由他們完成的。<sup>189</sup>

對於「得勝者」而言，耶穌基督不僅是他們的救主，更是他們的主。他們把信仰的重點由得救轉到基督的主權上。得救只是神人關係的第一步，並且不是最重要的一步。「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需要，是順服基督的主權。」<sup>190</sup>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目標導向」尚未成為教會發展的普遍口號以前，滕牧師已提出教會必須訂定清晰的目標，然後朝目標邁進。他批評多數教會面臨的危機是「打圈子，不求進步，沒有目標」；<sup>191</sup>又指出：

一個有目標的教會，百分之九十達成目標。反過來說，一個沒有目標的教會，一定是一個懶洋洋、散漫的教會，無所作為，自生自滅，沒有前途。有作為的好會友會離開這樣的教會，只剩下一些老弱殘兵，把信仰當做麻醉品。<sup>192</sup>

過去華人教會有部分屬靈派將「屬靈」的圈子縮小，認為組織、方法、行政訓練，都不是屬靈的事。滕牧師指出這已是過了時的想法。他確認我們得倚靠聖靈的能力，卻不應將人本來應該做的事推給聖靈。聖靈的能力跟人的責任不相衝突。<sup>193</sup>

滕牧師鼓勵華人教會積極開展福音事工，追求增長。有些人持屬靈的理由，反對追求數字上的增長，主張質比量更重要；滕牧師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認為耶穌基督的撒種比喻暗示，量是質的條件。我們無須擔心一間教會裏存在着稗子，不應擔心稗子和麥子一起成長；並且，由於結實的種子僅佔撒種的總數的四分之一，我們必須撒下更多的種子，才能期望有更多的收穫。引伸應用是，教會必須擴闊傳福音的層面，更多、更廣，建立更多的教會。他說：「有的教會非常注意會友的質，但是因為過分注意而忽略了開展，結果三十年後仍是一間；另一間教會在質上較差，但是積極

<sup>189</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61。

<sup>190</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220。

<sup>191</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33；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頁65～66。

<sup>192</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54。他又說：「沒有目標的教會，造成沒有目標的基督徒，沒有目標的基督徒永遠不會進步，不能為主有所成就。」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60。

<sup>193</sup>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頁59。

開展，卅年後變成十間教會。後者的總收穫比前者好得多。不少靈性好的傳道人犯了這個錯誤，結果成為『缺少見識的好傳道人』。<sup>194</sup>

滕牧師不反對宗派和堂會，相信宗派是基於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的因素產生的，它們之間所信奉的是相同的上帝，亦都積極為上帝作見證。但是他仍期盼教會能突破宗派和堂會的框框，擁有國度的心胸，願意承擔領普世的入歸向基督的責任。<sup>195</sup>

若對目前一般教會的情況稍加分析，就會發現三種現象：

第一種，教會對傳福音的事工沒有熱誠，只求維持教會現狀，便心滿意足；第二種，教會只關心本堂的佈道工作，對本堂範圍以外的任何福音事工皆不問不聞；第三種，教會不但積極推動本堂的佈道事工，也有廣闊的心胸，去關心和支持那些本堂獨力作不到，因而需要各教會聯合推動的福音事工，例如福音文字事工、廣播事工等等。

世界各地華人教會，皆應學習有廣闊的眼光，教導本堂會友關心各類福音事工。連小教會也應如此。「施比受更為有福」永遠是真確的。當我們按照屬靈原則去作的時候，小教會將漸漸長大，大教會更加蒙福。<sup>196</sup>

對此他有兩個提議：

1. 容許甚或鼓勵會友，若有餘力，在本堂以外的聖工上運用恩賜，有所貢獻。
2. 關心及支持本堂以外，不分宗派合作性的聖工。<sup>197</sup>

### 三 結語

滕牧師對華人教會的影響巨大，這是毋庸置疑的。他既是二十世紀華

<sup>194</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120；滕近輝：《使徒時代教會十二個危機》，頁78。

<sup>195</sup> 滕近輝：〈國度心胸〉，陳惠文編：《願祢的國降臨：恭賀王永信牧師八十榮壽文集》（Sunnyvale, CA：大使命中心，2005），頁78~79。

<sup>196</sup> 滕近輝：《給我羊》，頁16；滕近輝：《大使命——小信心？》，頁61。

<sup>197</sup> 滕近輝：《現代教會路線》，頁51。何盛華記述：「他的口頭禪是：『天國是很寬敞的。』意即歡迎人人來參與，絕不『只此一家』。這種『天國無疆界』的觀念，已深植我心。」何盛華：〈我的生命師傅，我的屬靈父親〉，《恩典懷清輝》，頁60。

人福音信仰的重要領袖（連「之一」都可以略去），又以其言其行塑造這個世代的華人福音信仰。從他一生的思想和事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華人福音信仰教會所走過的路，和呈現於歷史裏的面譜。

筆者在文首曾說，滕牧師所展示的，或許是華人教會理想的面貌。意思是，滕牧師當然無法反映華人教會的所有面相，但他所已豁現的應該是二十世紀裏華人教會最為理想的一面。在他的參與和領導下，宣道會北角堂、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香港宣道會與轄下各項事工、華福運動與其他各種普世合一運動，乃至各色各樣的新興事工，都能成功創建並有長足的發展，足可說明這個理想一面所發揮的作用。

事實上，滕牧師所參與和創建的每項事工，先天條件與後天景況都不理想，資源和人才的缺乏是非常顯著的。譬如香港宣道會是由從中國大陸遷港的一羣難民宣教士在難民中間開始的，中間且夾雜着許多偶然的元素（當然從信仰的角度說，沒有偶然這回事）；宣道會在1949年以前在中國大陸以外幾乎全無根基，美國宣道會原來亦無意在香港開基，作為資源有限的差會（1974年前嚴格地說尚未成為宗派），主觀不願亦客觀不能在香港投放大量人手和資源。若是與同時期在難民中間發展的其他宗派諸如美國路德會等相比，宣道會的資源匱乏便非常顯著了。所以，剛遷港的建道神學院是非常簡陋的一所小學院，師資缺乏不用多說，連學生來源和畢業生出路，都得費周章籌措。<sup>198</sup> 這裏更不用提滕牧師在1957年接手北角宣道會時，那是一個破敗的攤子了。所以，要不是有滕牧師和他所反映的理想的、正面的元素，這些教會與機構根本無法奠立和長成。

這裏絕無意思要神話化任何一個人。在筆者眼中，滕牧師並不僅代表一個人，而是由他黏合團聚的好一羣人，甚至說許許多多綿延數代的參與者。正如滕牧師自己說明的，他參與的多數事工，都不是由他一個人做的，無論是北宣抑或神學院，乃至各項由他作主席或董事會主席的機構和事工，他都僅是部分時間參與，提出主張，具體事務，包括堂會多數的探訪牧養，都是由其他同工分擔的。<sup>199</sup> 所以，在北宣我們還會想到胡欽和黎金貞，在

<sup>198</sup> 建道神學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多數教師是由劉福羣院長從各處拉來兼課的，包括原不屬於宣道會、未曾受正規神學訓練，從未涉足神學教育的何義思教士在內。有關宣道會和建道神學院的歷史，可參拙著：《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sup>199</sup> 參曾立華對滕牧師的訪問稿，載滕近輝：《牧苑促膝談》，頁101。

建道我們還會想到艾理德和謝真如等，在中神我們還會想到張子華和周永健等，在華福我們更得提到真正的推動者王永信和許多人。滕牧師不是「神人」，除了文字著述外，我們大抵想不到有任何事工是由他獨力承擔的，即或大型培靈聚會亦是由許多同工協力才能舉辦的。但說到底，這麼多事工都在滕牧師的名義或實質的領導之下，又有這許多有恩賜才幹的同工甘心且同心在滕牧師的領導下努力推展事工，並且結出豐碩佳果，豈不說明滕牧師有非常獨特的過人之處，並且能夠以他的理想一面來激發眾同工理想的一面、發掘和發揮教會和機構理想的一面嗎？任何人和組織都有缺點，都會發生這個那個的問題，只有光明沒有黑暗是不存在的虛擬期盼，能夠最終都使光明面蓋過黑暗面的，才是現實中所能設想最好的情況。

前面所說的是「人和」，還得提到「天時」和「地利」。在「天時」方面，對基督徒而言，上帝的帶領和賜福當然是關鍵性的。滕牧師畢生都強調的，是倚靠聖靈的能力來做屬靈的事工。但是，能夠不斷跟隨「聖靈的風」，發現時代潮流和機遇，並能審時度勢，作出準確判斷和行動的，也僅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得到的。至於「地利」方面，諸如福音信仰教會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蓬勃增長，福音信仰的宣教合一運動和學生福音運動燦爛推展，亞、非、拉國家的基督教會迅速增長和崛起，西方教會在二次大戰後積極扶植非西方的領袖，乃至香港社會和教會在普世華人的遷徙和發展中獨有的角色；凡此種種，都是滕牧師能在此時期一展所長，成就非凡事工的關鍵，而它們都不是由滕牧師打造出來的環境或條件，而僅是他所因應的。套用通俗的說法，「英雄」沒有創造「時勢」，而僅是因應了「時勢」。但是，仍然得說的是：與滕牧師同時代，且具有像他一樣背景和條件的，甚至是位處條件更佳的宗派和機構的，還是大有其人。我們不能光靠分析時代環境的種種元素，便充分解說一個人的生平和事工。

謹以張慕皚的一段話，作為對滕牧師的一生的簡單總結：

滕近輝牧師為這一代華人教會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更是多方面的。他在講壇的事奉造就了無數的信徒和教會。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有力的差傳事工推動者、一位出色的文字工作者和一位備受尊重的神學教育領袖。更重要是，他是教會一位好牧者。雖然他已經安返天家，他對普世教會的影響是深遠而不止息的。<sup>200</sup>

<sup>200</sup> 張慕皚：〈悼念敬愛的滕近輝牧師〉，《恩典懷清輝》，頁87。

## 撮 要

滕近輝牧師可說是二十世紀普世華人教會最重要的領袖。他一生的思想和事功，既是華人福音信仰者在此時期尋索回應教會內外的各種挑戰、掌握時代機遇、積極發展的一個頗為完整的歷程；而他的思想和言論，所參與締造的各項事業，亦塑造了當代甚或更遠的未來的華人教會的外觀和路線。檢視滕牧師的生平和事功，我們便大致掌握華人教會在二十世紀的面貌，或說是最好一面的面貌。

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滕近輝如何繼承他身處的時代的不同的屬靈和事工傳統，並藉以塑造他的身分和使命。我們會分開四個段落：第一是他所承傳的華人教會的屬靈傳統；第二是他對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福音信仰和事工的繼承；第三是他跟二十世紀福音派運動的關係；第四是他在宣道會運動中的繼往與開來。

第二部分，我們檢視滕近輝在七十年的事奉生涯裏在思想和事工上的獨特貢獻，他如何塑造二十世紀香港乃至普世的華人教會。文章分別介紹他在堂會牧養和發展、神學教育、文字工作、青年事工和普世合一運動等方面的成就。可以看出，滕近輝是一個滿有屬靈智慧，有學識與見識的領袖；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參與和推動多種事工，領導普世教會的發展。

## ABSTRACT

Rev. Dr. Philip Teng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important leader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 lifelong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can help the Chinese Christians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present age and positively formul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course, portraying and even shaping a blueprint of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As we look at the life and ministry of Rev. Teng, we will be able to grasp the difference facets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r even its best part or dimens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how Rev. Teng inherited the spiritual and ministry tradition of his times and how that shaped his identity and mission.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he inherited is first presented followed by how he carried on the faith and ministry of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Thirdly,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wentieth century evangelical movement is discussed after which the notions of how he followed the past and heralded the future i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Rev. Teng's seventy years of ministry in words and deeds is explored and examined, how he shaped the Chinese Churches in Hong Kong and even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

involvement in pastoral ministr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hurch, theological education, literature ministry, youth work and the worldwide ecumenical movement are expounded. All in all, Rev. Teng was a leader full of spiritual wisdom, knowledge and discernment as well as a practitioner involving in a wide variety of ministries guid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churches worldwide.

All Right Reserved